

續金華叢書



新

生

中

天

香

香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一

續金華叢書

漱水胡應麟明瑞著

序九首

弇州先生四部藁序

重光單閔之秋應麟方東下武林道聞弇州先生病疾馳兩晝夜至  
婁水謁先生小祇園先生病已革強起執手語不佞知吾言亡若子  
吾續集甫成編子爲吾校而序之吾卽瞑無憾矣余俛首歛歔亡何  
先生竟易簀而冢君士麒仲君驪季君駿以集稱先生遺命來於戲  
余小子則惡能序先生哉顧先生生平辱知余小子最深茲垂沒復  
以序命卽余小子鄙弗文其曷辭輒僭爲序序曰文章之在宇宙其  
猶元氣乎經兩儀緯萬象隆則世與隆而污則世與污若是乎厥繫  
重也三代而上文章在六經仲尼贊易敘書刪詩正樂議禮而修春  
秋而六經統於一古今稱集大成焉學者往往謂六經匪可以文章  
言而仲尼之集大成庸詎槩以文章之一節姑亡論已語文章於三

代之下則在百氏矣。軻以儒周以道，非以法不韋，以雜短長以縱橫。丘明高赤以編年，向固曄壽以紀傳，斯以書誼以論。江左六朝以偶儷，唐宋而下諸子以雜文。原玉以騷，卿雲以賦。唐山子樂以樂府，乘陵操植以古風，勃照鄰賓王太白以歌行，佺期之問維顥頎昌齡參以律絕，皆傑然各名所長。迺上下數千年間，未有總攝會萃而總于一者。譚藝之士不得已則判途爲二，而取漢之遷唐之甫以當之。成曰：集厥大成矣。夫遷吾亡論其聲詩，卽一史外若騷若賦若子胡以弗少槩見也。甫吾亡論其紀述，卽諸律外若樂若選若絕胡以弗皆中程也。曰：遷曰甫誠哉。數千年間出而較彼一偏之技，猶然陷缺若斯矧乎。攀百氏之長極二途之趣，洋洋纒纒以自樹一代之言之人也。姬周而降可易得其彷彿哉。蓋至明而東海之上有弇州先生出焉。高皇帝手闢洪荒，載造區寓，文軌所訖，悉主悉臣，擬諸漢唐功德遼邈而二百餘禩，綦隆之化，烝薰顥頎洽爲泰和。於是乎造物者始盡發天地之材，全畀名世之士，而弇州王先生巍然崛起東海之上。



以一人奄古今制作而有之先生靈異夙根神穎天發瓌質絕抱八  
斗五車眇不足言弱冠登朝橫行壇坫首建旗鼓華夏耳目固已一  
新中罹家艱載颺臺省暨乎晚歲籍僊苑覲帝宸中間動息起居詘  
信榮蹇造次顛沛壹發攄於文章雖咳唾呻吟嬉笑怒罵世咸傳誦  
以爲法則當嘉隆萬曆際亡論藝士鴻流薄海內外無思不服卽嬰  
兒走卒里婦擔夫西南裔夷江淮草木靡弗知有弇州先生也者遂  
使金石之藏延亘六合珠璣之散充斥八表至四部二藁出而古今  
著述盡廢於我明矣其爲卷也四百有奇其爲言也兆億靡量合宮  
衢室軒豁其規模大呂雲門邕和其音調火齊木難絢揚其色彩湛  
盧飛景震耀其光錠祥麟瑞鸞容與其威儀天驥神龍跌宕其步驟  
夸父巨靈堅強其骨力皇娥趙燕綽約其丰神赤明龍漢渺邈其津  
梁堯率須彌恂悅其境界何體弗備何格弗苞何意弗規何法弗典  
何辭弗鑄何理弗融何今弗離何古弗合九騷則屈宋之闕深也十  
賦則馬揚之鉅麗也逸篇則左國之瑰瑋也劄記則公穀之差莪也

序說則孟莊韓呂之雄高也志傳則班劉陳范之瞻密也書牘之凌厲縱橫其比蹤上蔡乎論著之豐溢渾厚其合轍長沙乎四六之整而流艷而發其含吐江左蹈藉唐初乎性碩之文俶以奧韓之力去陳言乎山水之文卓以詭柳之大放厥辭乎廊廟之文達以昌試之源泉混混乎而雅頌祖述商周饒歌憲章漢魏樂府憑陵八代古風馳驟兩都歌行出鬼入神勝擲乎駱盧崔李律絕超凡入聖奔走乎沈宋岑王總先生諸所撰造周視乎古昔宗工不必執甫以難遷第卽遷所長與遷角而遷弗勝也而遷之短于所長者先生饒爲之不必執遷以難甫第卽甫所長與甫角而甫弗勝也而甫之短於所長者先生饒爲之不必合遷甫以難諸作者第卽諸作者所長以角諸作者而諸作者弗勝也而其凡有所短先生又各饒爲之大哉先生之於文章乎猶崑崙崙峻極中天而五岳其佐命猶渤澥滄泓大地而四瀆其支流猶清寧莫冒羣生而象形靡弗該猶化育範型庶彙而氣韻靡弗肖庶幾哉混合大千深入不二兼收廣蓄亡所成名戰國

以來一人而已。廼先生學術尤有不易言者。卮言宛委筆記諸編。覈元會運世之始終。酌皇王帝霸之高下。洞仙釋怪神之空眇。抉昆蟲卉木之幽微。以迨一技一長之淺深。工拙王仲任秘其論衡。張司空刪其博物。劉參軍謝其類苑。虞少監失其秘書。梁太子隘其選裁。鍾記室陋其品藻。是又疇昔文人。蔑能儷得先生。顧網羅囊括。恢恢有餘。嗟乎先生之於斯術也。可謂至矣極矣。美善盡矣。蔑以加矣。三代六經。既玄既邈。不有先生。孰與集文章之大成哉。卽以宣父門庭而差文學之科。標詞命之軌。先生非升堂之素相。則入室之上賓。司馬汪公有言。宇宙文章。維先生歟。維先生亦自謂前亡昔人。後亡來者。諒哉言乎。不我欺也。應麟束髮操觚。服膺大業。次公紹介。獲附忘年。猥擇芻蕘。面命茲序。儻曰阿私。所好古今。方冊具存。昔林屬撰於陽水。吏侍申盟。于皇甫千百世下。當以不佞爲知言已。

兩岳遊序

方可大謫官汝南。亡弗以吏事難。可大者卽知可大能吏事。又亡弗

以冗秩難可大老廼可大聞命無幾微快快色也顧大喜自得曰吾  
夢寐嵩岱兩岳十年矣今謫官汝嵩三十六峰在吾几席間而道出  
齊魯岱宗梁父復當吾車轍庸詎非造物者以一官私余遊哉于是  
亟命駕而東要友人于太史可遠相與躡天門日觀恣攬封禪萬家  
遺蹟秦皇漢武所駐驂處夜半觀日出大海扶桑方丈雲霧燁煜蕩  
胷決皆洋洋乎宇宙大觀也已乃飄然一葦浮河入洛下車蒞政民  
用太和公事之暇屏去騶從扶杖曳屐登太少二室絕頂俯首中原  
千里一色空同王屋浮丘廣成若可左右望而招者神情飛動逸思  
橫發長謠短歌寓目輒書合前與太史同賦得雜體若干首而總目  
之曰兩岳遊而走書澱水之上曰冀吾子一言序之夫域內名山大  
川無慮百千十而瑰瑋絕特以岳稱者僅五五岳相望奚啻百千里  
而岱宗爲羣望首嵩高當天地中尤世所爭先快睹者史稱向子平  
遊五岳至屏家累絕人事而嚴君平氏終身遊僅得其四天子奇人  
逸士猶或靳之可大特以一謫官不閱歲而兩陟其顛遍窮其勝且



歷以詩篇紀之爲篋笥中物胡造物之獨私于可大也可大尊人大  
同空安動茂烈震耀今古以身爲斯文盟主四十年而余猥以童子  
當國士之盼曩者南還之夕定交可大稱觴秉燭窮日達旦語語開  
夫皇初上事迺今三復茲編氣骨高華聲調閎爽真若與泰岱嵩高  
爭雄萬仞之表者非其才橫絕一世能然乎哉昔屈原賈生皆以忤  
時貴見擯斥比余讀其文詞誠極才人之致而悽愴憤鬱識者病之  
可大小年材美無謝兩生顧所爲諸詩特悠然曠適過長沙三閭遠  
甚固宜隨試輒效當盤錯位卑冗而卓然穎脫無難也雖然今可大  
且躡入司空故武膺內召入承明勒著作于石渠金馬卽欲復爲茲  
遊不<sub>得</sub>而余幽憂疾病自放塵世之外方圖以雕蟲做帚託之名  
山大川可大行矣兩岳之遊造物且以私不佞矣

素軒吟稿序

素軒先生詩一卷古體若干首五七言律絕若干首洎詩餘若干首  
邦相明府旣以屬不佞校之矣則復命不佞爲之敘素軒先生者邦

相尊人封繕部公也先生少習舉子業稍不售輒棄去築丈室龍沙  
上命曰素軒朝夕卧其中取古今名能詩家語恣讀之凡境有所會  
情有所鍾遇有所觸以至牢騷愁怨燕遊賞適寄憶酬贈一一而鳴  
之干詩旣邦相成進士先生沐貶封膺寵命顯重矣而其好爲吟顧  
愈益甚時時出遊西山南浦間分樵青牧子半席驟而遇之一翁蒼  
顏野服跨蹇驢執鞭策作推敲狀童子操几杖其後大類深山窮谷  
有道者不知其貴人父也先生質力材具于詩故足躋上乘方極軌  
而其大旨要在陶寫性靈標舉興象以自愉快不欲以矯峻刻厲自  
見故其爲詩冲和恬泊優游雅適苑然太古康衢角里之遺卽偉詞  
奇句時出間發而卒歸之用意忠厚其於詩家者流蓋粹乎根極情  
性之正非世稱述文人墨客可比迹上下也明詩之盛盛于弘正李  
何一倡諸君子從而和之聲調未舒異者輒議其後嘉靖中李于鱗  
氏出而獻吉復尊至王長公勃興江左遂操百代風雅柄次公繼起  
齊驅競爽一時周旋中原肩荷大業者亡慮數家而嘉隆之際幾軼

唐漢若邦相其最著者也邦相雅善兩王先生顧以其餘謬推轂不  
佞不佞既素習邦相而於其來令吾邑也益相與提挈爲不朽計恒  
意其文辭得於天挺獨詣乃今而得之素軒先生夫江出岷嶺其始  
濫觴河流之發崑崙涉者可褰裳渡及其排砥柱絕呂梁滙爲洞庭  
彭蠡雲夢之澤浩淼瀕洞滔滔日夜以赴之乎尾閭之壑而後江河  
之大觀斯極迺以窮其源則謂非出岷嶺崑崙不可故夫讀詩者讀  
素軒先生而邦相槩可見矣先生於詞尤工是歲以邦相迎養來蘭  
不佞獲以通家子謁庭下不閱月輒促駕日吾以返初服也詎以吾  
一人故旦夕曠子百里任吾得歸卧故素軒中足矣既抵家則以一  
奚囊貯詩若詞謂邦相善爲而翁論次付之梓庶幾俟他日揚子雲  
者毋令而翁今世藉而爵位重而後世復藉而文辭以重也蓋先生  
所爲自期待者如此

方外吟序

鹿城雁蕩之區奇秀甲天下故生長其間者率清遠夷曠矚然埃壒




之表至發爲詩歌亦往往與其人類蓋山川之助云余所知者布衣康裕卿裕卿以詩名家隆萬間余與交最久且善裕卿下世余亦謝病谿上杜門高枕不復通一客壬午之歲忽有投刺稱永嘉林山人者余倒屣揖進與語覩其狀翩翩野鶴然居數日輒別去是歲山人再過谿上手一編謁余余亟取讀之則山人近游武夷洎關中諸作也山人于詩偏好王維孟浩然故不爲刻酷雄深莽宕語而興象蕭疎神情玄暢如藉茂草蔭長松臨水登山嗒然竟日每一誦之輒使人有輕世遺累蜉蝣方外意卽亡論其格極其才窮其致摩詰襄陽門戶無難入也談者以爲山人家雁宕而客武夷奄有二方之勝宜所爲詩宛類其人若此今秋山人益謀泛舟下錢塘並四明遍走吳閫白下贄其詩以謁海內作者因固請一言爲臨歧之贈余辭弗獲則進山人謂日子游方之外者也吾何以贈子雖然子今橐中裝亦僅一武夷耳夫會稽秦望天目之山大禹之穴洞庭七十有二之峰金陵石城龍盤虎踞之氣浸以具區滙以長江控以大海其勝不知

視武夷何如其鉅麗瑰瑋什伯武夷不啻然皆余曩昔杖履間物也  
今於子之行盡輟以贈子異時再過谿上手一編以示我更有進于  
是者庶子之游爲不負而吾之贈爲不虛哉山人日詰敬奉胡先生  
之教以行

吳生德符詩序

新都詩派肇自許宣平李供奉讀其靜夜明月穿雲翠微二咏至以  
爲神仙歷千餘載而汪伯玉以閔深傑異之才壁立嘉隆諸子之際  
風骨稜然典刑大雅重以兼收廣納流壤靡遺一時彬彬家隋珠而  
人和璞蓋司馬之勛于是爲烈而詞場接踵有指不勝屈者矣乃余  
獨以吳生德符爲難能吳生溪南巨族也少從父祖業鏐客武林歛  
人占籍武林亡慮十三四率富商名賈以貲力泉貨自雄子弟遊聞  
鮮裘馬飾輿肆挾毛嬙子都張吹六橋三竺間據湖山爲湯沐最上  
畜書畫鼎彝然香煮茗容與太平之世而生顧翹然自奮于詩歌凡  
衆所競趨裘馬輿隸毛嬙子都亡一足芥其中而滑其好卽書畫鼎

囊指一間染焉而有未嘗數數者僦居委巷槌一室青苔黃葉中撚  
髭擁褐朝呻夕吟夢寐所游從羹牆所揖遜亡非漢魏盛唐也者其  
口呐若不能言而縱談古今則懸河注海而酌之莫窮其際其容瘁  
若不勝衣而揚扅千秋之上則撫劍顧盼而追逐作者于九原其意  
矯矯舉一世鮮當其衷而獨以昌陽棗菱之嗜偏注于不佞其爲詩  
掃去一切巧曼浮詭尖纖之敝習而力追大雅之上乘醇乎太羹玄  
酒之遺味冲乎高山流水之遺音邈乎士劍瓦缶之遺軌沈而深之  
擴而大之其必傳于后世斷斷乎其亡惑也嗟乎詩至嘉隆聲律之  
途斯爲極盛而薰蕕禾稗並蔓叢生問者二三遺老相繼喪頽子夜  
繁音淪浹心髓卽豪傑僂流時  說生也獨崛起紛華靡麗之交  
正色抗詞推而遠之匪其勇兼人其才軼俗其識曠世足萬一語比  
乎此余所爲戛戛嘆其難能而每讀其詩輒爲之擊節而三倒也俾  
司馬公在且把臂入林延之上坐惜乎其弗可復作徒使生以昌陽  
棗菱之嗜日偏注于不佞不佞于是張張乎有餘慨矣

鑿括序

鑿肇迹軒農長沙發其獨智首揭羣方津筏千載繼之稚川之肘後  
思邈之千金洎近代劉張四氏備矣顧載籍浩如伏習者類不無望  
洋之嘆而晚近世病情紛拏百變刻舟緣木又往往以陳言束之此  
易水張元素氏所以有古方今疾之嘆也新都張君柏弱冠客遊吾  
土輒以鑿知名湘中今年垂七秩矣生平湯劑全活自通都大邑以  
及下里窮鄉殆不可數計迺君恒不敢自足復慮一人之仁蔑能遍  
咸寓內則以閒日類集試驗諸方括爲短歌數十百首至病情稍涉  
疑似反掌死生者又緒爲諸論以剖析之其取效若符左券其闡微  
若燭秋毫且俾世之學流一披閱旬月之功可人人抱其術以仁  
壽天下噫是何其慮之精而識之邃也明興才譎輩出自學問詞章  
以至百家眾技類能駕軼前古獨鑿門眇覩其人王綸氏之雜著徑  
捷旁通最爲方家尸祝而推之近日稍扞格而難行蓋陽有餘陰不  
足固彥修不易之定論而寒涼膠膩銳情剋削或反以伐其天和楚



失而齊庸得乎此余身以疾嘗而洞徹其脈理者知李朱二氏世靡  
得而偏重明也君治鑿一以補中爲橐鑰而旁擷諸名家佐之故病  
者獲其診視雖未必奏奇旦暮而算計見效往往迄於萬全其賢于  
剽輕詭遇之夫不待明知而後策也是編行君之仁且遍咸寓內卽  
長沙諸公不得顛耀其美而余之言亦且與之俱遠故不辭而序以  
復之

印譜序

印章所從來遠矣自李斯以昆吾刀刻秦璽兩漢而下官私傳流博  
雅之士代有編集若王順伯吳孟思宋元諸模譜迄今雲間印藪會  
萃古今參伍載籍斯以勤矣迺余自髫髻客長安三十年來耳目覩  
記亡慮千百顧氏所錄什九未遑蓋承平奕葉陵谷遞遷蟲魚科斗  
之迹雜出于荒林大隧沈沙斷巖壞礎間固非一人聞見能盡蒐括  
也鑄印入國朝亡出長洲文氏父子世濟迨今後禘禘二家大抵待  
詔之工法爲政博士之妙意爲師法勝者往往局于法之內而精意

時詘而意勝者又往往溢於意之外而成法時乖劑二者而酌其中俾法不泥意而意能無軌法斯上蔡之真源而長洲之喆胤矣四明張大木年少才高以篆刻遊燕中余邂逅于黃生六治館軒軒然霞舉埃壻人也已余視所鑄諸印淳質典藻俊而弗冶宕而弗流一展翫間古色蒼然隱映眉睫蓋庶幾哉能劑量於法與意而獨擅其解者異時繇文氏而努力前規以馳騁於六代漢秦之列余固未知其稅駕所也大木將歸越持譜詣不佞頓首日入長安邁逢胡先生大幸遇胡先生而蔑能隻字等之乎亡遇耳頗得數語勒簡端梁也終身奉之噫子雲老不解事僕僕長安市卽奇字多識其何以語侯芭生生歸矣宿春糧曳芒躋長嘯入四明洞天讀靈文於上清石室廻視人間世六書得無復躋一格耶審爾其更鑄一石曰石羊生後身以寄我

兩都游草序

此張孟孺兩都游草也先是尊人佐虞以詩名鵲起介胄司寇王公

蓋嘗上客客之而淪蹟中道余每讀伐檀諸集輒恨與若人並世而不獲把臂于東西雙弁間比入都晤俞羨長亟稱佐虞伯子孟孺其材詣亡謝迺翁余私衷愈益嚮往焉顧一水盈盈卽奇偉菰蘆亡從物色是秋始邁伯子湖上未及問姓名別去去明日而羨長以八行來謂乍所邂逅卽孟孺其人今且持所業謁門下矣余倒屣出迓覩其狀孤雲野鶴翩翩然亟拂席命坐坐定命酒酒至命酌微醺抵掌揚抗古今語語埃埒之表余傾耳側聽不自知膝之前於席而席之前於賓也已孟孺袖中出一編長跼進余曰惟先君子之臭味門下也敢介俞君而以蠅附請余展卷疾讀之韻高而曠思沈而澹調逸而新如片石孤峰清池皓月與象泠泠標揭人外卽驟見似坦易無奇也者而微詞雋致引之彌長而繹之彌遠達其材竟其詣亡論跨寵異時以較孫仲謀氏之于破虜堅庸詎難于步伐也嗟乎詩自三百下迨弘嘉漢唐以還于斯爲盛頃者儀璘匿景燐燿當空衰詭尖纖之態沁人心目孟孺方考業茲時而亭亭獨上一舉而盡瀕之非



誠所謂穎脫于塵坌而軒舉于闐闐者哉憶瑯琊次公疏世說謂玄晏文匪三都亡傳理余絕嘆爲名通茲孟孺兩都雖寸纓片截居然有振衣千仞意而余言謬以糠覈抗顏前導而弗辭者知孟孺之必傳于是編而不佞且並傳于孟孺也

李仲子集序

吾郡李仲子能茂天才瑰邁奔逸無前自束髮爲詩歌已駸駸有吞虎食牛氣里中先達或以年少易之覩其落筆吐語驚人句相屬咸逡巡却避其鋒仲子顧弗以自足也益肆力劇心友千古士於漢則兩司馬於魏則三曹於唐則杜甫明則李夢陽李攀龍弱冠補邑弟子員爲督學使者蘇君禹識拔已縱遊秣陵吳會間卒業弇州四部乃擊節大嘆咤日起八代之衰者其斯人乎亟陳啟自通纒纒數千言弇州大奇其材數寄聲不佞子國有李子子其知之余唯唯庚辰之夏有持刺叩門者自稱東陽李生余方飲投箸踉蹌出屣不遑倒既執手晤言挖揚上下遠自昊穹迄迄昭代亡弗懸契則又起大嘆

咤曰與子同里開三十年而毋相值微今日者幾失之余非夫哉今而後所不以不朽謝子有如日余忻然而笑莫逆於心遂定盟焉自是仲子歸彌月輒有所撰述輒走尺一命蒼頭三百里持詣余凡仲子所爲文大都陶冶秦漢偏長獨造則記問啟札爲尤每一援筆大者河決瀾倒雷厲颺馳卽寥寥隻詞亦委篤雋永妙思橫流采綯溢發總之神動天隨非斤斤研墨畦逕者詩歌則其生平精力萃焉七言律之高朗鴻麗五言律之嚴雅清新高者揖讓開元平者馳驟元和諸子歌行絕句時有離合淺不逗俗深不墮魔至五言古則幾逼建安吾婺中千餘年所僅有也總之仲子天才絕出而又能師古匠今焚舟舍筏厝力篇章故克以少壯之齡驟臻此域過此以往余弗知其所稅駕矣仲子素蔑視一第以青紫可芥拾旣數困諸生默默也又以好吟故嘔血久憊卧床蓐間一旦籍其生平製作泊雜文若干篇緘奚囊授余曰以不朽累吾子茂曩昔所息壤於吾子者在耳而僅僅若茲命也吾子其謂何噫仲子休矣千秋之業旦暮且而屬

矣而且務攝藥餌抑思慮專精神而之年甫壯業甫就名甫走宇內  
而未克彰造物者忍以彼其材畀子而竟天闕子中道乎吾爲子序  
焉爲異日先驅計可也仲子字允達父青州公亦能詩饒著述有集  
行于時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一

一風草錄賦而文平有根業有源

而末竟欲並心者感之如其林長于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而莫天關于中帶平游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二

續金華叢書

漱水胡應麟明瑞者

序六首

黃說仲詩草序

越山川環麗甲天下錢塘富春四明三竺南北二雁幽奇靚峭薄海  
外內罕與倫迺天台尤以靈蹟著石梁亘空瀑流眈道赤城之標高  
揭萬尋曩讀晉孫綽先生賦輒豪興勃勃如神遊金庭玉壺與二仙  
姝目成霞外者亟思拉同好偕往庶幾晨肇之一遇而難其人丙戌  
計偕晤李大將軍劇談天台黃君說仲不容口心翩翩慕嚮之明年  
扁舟淮汭謁世叔通侯則說仲儼然在焉把余臂懽劇欲狂中夜造  
膝欵言縷覩洞肝腹已袖出是編進余曰不佞寤寐吾子三十年于  
此矣惟是不腆敝帚不敢有所隱也敢悉索以累下執事余受讀卒  
業而三嘆赤城之郊磅礴鬱蔥之氣至說仲而彬彬盡洩也說仲故  
天台世家蚤歲才情蔚起與蔡儀制稚含王黃門永叔結詞盟東海



上而厥先宗伯公綰實從世叔王父文成公游世叔以勲冒仗鉞登  
壇龍門差我一代景附說仲首居戎幕爲上賓操觚授簡而外元戎  
喜怒一切置若罔聞也者獨捷丈室坐蒲團如苦行頭陀袂旬足不  
履戶闕童子鑽穴聚窺第聞喉吻間隱隱囁嚅聲兩手伸縮往來據  
棊几作推敲狀時而掀髯時而拄頰得句踉蹌起探赫蹠掌許錄之  
句累成篇篇累成卷卷累成帙帙成則世叔趣爲劖劂行諸世說仲  
用是愈益自信發舒瀝思覃精亡虛日亡論魯連却秦馮驩振薛毛  
遂激楚古岩畸流往往有以殊勛奮記室者而說仲規圖大業迴  
睨諸人漠如也今總萃其生平詩歌爲什亡慮千數計爲卷亡慮十  
數計左提右掣大都得之世叔爲多選體之夷曠雍容長短句之輕  
新婉達合作置鹿門朝川嘉州集篋不易辨五七言律絕亭亭獨上  
百尺無枝朗抱冲襟汎洗塵俗清者大曆旨者元和淳者咸通質者  
長慶司空皇甫姚鄭復生說仲無忝孟季鄉先達載式之輩宋度南  
嶽巨擘較說仲才或少贏以格貌乎卑瞠乎後矣始說仲名籍郡諸

生中棄去佔俾弗習習詩歌詩歌成而佔俾廢迺余嶽崎濩落放情  
宇宙胥國能家武失之今頭顱業俱種種而邂逅合并窮途得微赤  
城之靈果有意吾兩人者之爲茲山主耶吾鄉皇初平煉藥處去天  
台僅僅數百里旦夕曳敝青鞋入飛流懸瀑中覓晨肇曩時遺蹟胡  
麻之粒庶幾一載遇焉卽身後不朽名付諸蝸沫區區人間世雞肋  
其何足以攫之說仲亟從余歸矣二仙姝振衣霞外遲余與說仲久  
矣

王生四遊草序

余識王山人在癸酉甲戌間始山人在澱上從諸年少飲狹斜一日  
邂逅余胡姬肆中問姓名踉蹌前揖曰象不敏蓬遊江湖習聞胡先  
生稔矣迺何幸於此獲一當先生亟罷飲持刺候余門余與語移日  
壯之以千秋大業勸焉山人悅盡謝諸年少而從余學詩俄挾策辭  
余走秣陵謁李惟寅太保聞問中絕三十載丁酉夏余羈臥武林忽  
聞者以山人報余聞倒屣出覩山人乘高軒擁上駟從蒼頭五六翩



翩來其風度亡少頽于昔而意氣神貌油然晬然盎然殆非復吳下  
蒙也余甚怪且慰趣呼酒坐山人酒之曰自子之去吾溪上一時過  
從朋舊聚散浮沈不知凡幾變遷矣而吾與子若魯靈光迄無恙茲  
復合延津謂造物者無意乎胡以巧爲吾兩人地若是也子別吾三  
十載矣中間蹤迹何方交游何人估俾何狀其悉有以語我來山人  
遽從囊中出一編避席長跼曰微先生問之象固且從容請之始象  
辭先生走秣陵已遂由秣陵入燕悲歌黃金故臺覓慶卿漸離不可  
得則復南邁而之楚浮洞庭汎雲夢弔二妃九疑藁竹間則復西折  
而之蜀挽舟巫峽瞿塘白帝躡草屨上峨眉洋洋乎震且第一觀矣  
則復益西南折而入滇窮竟碧雞金馬昆明點蒼聲迹幾達于緬甸  
富良而後以吾興盡而返吾初服大都五岳之勝得於吾之杖者亡  
慮十之九九州之內得于吾之目者亡慮十之六六合之外得于吾  
之耳者亡慮十之三生平感遇忻戚紛糾萬端一于吾詩歌發之是  
編固曩昔先生餘教也不揣微惠一言附異日青雲之末先生幸卒

寵施之余讀之喟然擊節曰有是哉子之游也今寓內名能詞賦不  
啻數十百曹大都矜幅尺樹門庭高者自托于狂怪怒張而卑者織  
阿浮狡優童市娼角容澤甚且折輩行捐泉布博游揚之口于曹丘  
而韋布之鮮修者酏酒居坐藉口灌夫禰衡致廟堂之上吏議主逐  
容而山林之下明詔忘求賢蓋詩道與游道迄于今胥病矣卒之聲  
稱隨泯于月旦而行履茂能逾尋常固也山人發軔海東攜一劍自  
南而北復自北而南至接壤南交西竺而後返觀其人五尺恂恂匪  
有乘躑履風之術而周歷四表若步武於宮中此庸詎可以聲音笑  
貌冀耶余讀山人詩一再過清而婉秀而宕新而弗刻高者毋爲亢  
卑者弗納于衰蓋粹乎一規于風雅之正而絕出于晚近儕流習尙  
軫哇之外者固宜愈遠而游亡弗得狎魑結偶雕題而坦然戶闕無  
碍也余別山人溪上且易世卽詩歌屣倍茲編而足迹自燕吳齊魯  
外無能越一境余固甚愧山人者而胡以敘山人詩以山人沾沾余  
言甚力也姑援筆紀其歲月且以徵余之知山人三十年猶旦暮云

林貞耀觀察覆瓿草序

國初稱才之盛者無若吳下四傑嶺南五子咸彬彬合軌一時云而  
閩中以才著稱者凡十較二方不啻倍之而林員外子羽又翹然爲  
十人者之冠鄭繼之王道思崛興弘德嘉靖間迨今日而鬪鬪詞章  
幾于家靈蛇戶罔象矣而閩之尤稱極盛者亡若晉安之林榮名奕  
葉焜耀于一門三世之中父子弟兄更倡迭和而山林枯槁之言望  
之自失若今觀察貞耀先生覆瓿草其一斑已先生王父文安公尊  
人文僖伯氏文恪皆以良史之才擅藻木天聯翩八座其鴻裁巨軸  
紬之金匱石室而播之通邑大都者固已人人講習之而先生特以  
蚤歲成進士敷歷中外已而養高岩穴十餘年所而以其生平全力  
萃於詩歌吟咏故尤爲精詣亡前其體自河梁以迄輞川無所不懸  
解其世自黃初以迄大曆無所不馳驟其人自蘇李以迄錢劉無所  
不取裁茲所傳覆瓿一編不佞麟受而伏讀未嘗不三擊節也五言  
選體溫裕和平薄太康而上之而五言律爲尤勝如茂林豐草幽谷

長松味之亡窮索之逾遠七言近體清融婉亮兼天寶而有之而七  
言古爲尤超如流水行雲迴風急雪排蕩莫測操縱自由他如大篇  
長句鬯麗而春容莊嚴而富縟短章孤絕優柔而閑曠逸發而穠纖  
卽鼎中一截全牛固已目中大都先生之治詩才高而絜之以法氣  
厚而標之以韻骨澹而永之以思情與景適象與境鎔比興彌深而  
勛節靡滅蓋卓然自名一家而侈大三世之傳籍第令陸氏兩生見  
之君苗焚研之弗暇而敢以三都覆土甌也嗟夫古今所炫稱簪紳  
閎閱極於漢之袁楊顧其人菁華不少槩見唐之寶宋之蘇蟬連競  
爽而率墮坎宦途求其廡于仕者一不可得又僅僅一載傳而驟止  
以今先生較之通塞久近其果孰與仲多故不佞竊以先生一門殆  
造物者陰縱完畀詎惟昭代亡兩亘古今罕覩其倫非虛語也而不  
啻已也先生從子計部郎天廸方以文辭雄藝苑不佞嘗序其詩謂  
闔有兩林員外行且嗣先生之業而益傳之無窮而林之獨盛於當  
代也行且不可以世數計敬因先生命序而陳說私所豔慕如右俟

尚論者執余言爲左券云

李臨淮青蓮貝葉二藁序

夫絳灌無文隋陸無武才之難兼蓋自古嘆之云廼仲尼稱有文事必有武備詩歌吉甫爲憲萬邦而春秋美晉郤穀敦詩書而說禮樂此其人寧亡一二槩見也豈曆數盛衰固人材所繇高下而瑰偉殊絕命世之英挺生間出則造物者亦有時而獨縱其全與漢李少卿首創五言河梁諸篇上繼三百惜也沒身虜廷摧敗之功靡足自贖藥師以雄略佐文皇混一縣寓而輓近世所傳兵法龐猥錯雜薦紳先生孛言之兩君子皆曠代人豪奮迹行伍揆諸二者猶曩乎難兼若此矧世胄勲華身際豐亨豫大之朝而坐極膏粱都冶之奉卽父祖箕裘置爲長物而詞章瑣瑣奚足以云此余上下數千百年而不能無心折于余友李惟寅氏也惟寅故岐陽冢嫡髻髻從尊大人楚游白雪山房一編海內喁喁亟稱寡和旣用才請受知當路宿衛羽林慨然遐思迹古作者與余輩結社華陽當代大家名流瑯琊歷下



武昌新蔡長興南海之倫朝分廷而暮造膝而尤喜折節寒賤士士  
挾一長操一曲靡不躡屩而走臨淮嘉隆慶曆之間風雅大弘詞場  
四闢上自王公下訖韋布洋洋纒纒同聲合轍咸惟寅寅作新振起之  
卽古鉅匠宗工身關事運隆污者曷尙焉廼惟寅迄未嘗以文事誦  
武備自居督府守陪京極而位元戎列師保百萬之衆操縱掌握登  
壇恍慨宇宙肅清當西夏弄兵東夷竊發中原士庶岌岌皇皇愴寅  
坐鎮廟堂聲色不動而長鯨折角羸豕獻俘窮髮頑酋匍匐請命卽  
古重臣元老身係社稷安危者曷尙焉廼惟寅迄未嘗以武備輟文  
事功名日起閎闕日崇九域之人望焉而震而吐哺結襪念弗少衰  
花晨雪郊大集名勝據胡床而揮彩筆一篇一咏甫出而人爭誦之  
以及羽書紛沓尺素淋漓頃刻百函交授並發今其製作大都裒成  
巨集若青蓮貝葉二橐可較觀已其格也典鬯和平而盡削巉崖詭  
峻之狀其調也清融亮節而一掃尖纖浮曼之風其神情之來颺如  
翼如如登九成之臺招閩風而食沆瀣其色澤之傳温如燁如如入

萬花之谷濯春月而坐冰壺讀之而冷然大雅之音翫之而雍然泰和之象明一代詩求絕去宋人唇吻而一稟于大曆開元者舍惟寅將疇歸耶蓋語文事則篇章接軌隴西而勲勞遠邁語武備則韜鈴比蹤衛國而藻繪彌光非所謂瑰偉殊絕文武兼資崛起于珥貂橫玉之中而併包乎垂紳貫札之業若春秋雅頌所稱述三軍司命萬邦爲憲者否耶然耶余與惟寅交總角迄今逾三十載人謂知惟寅者世莫余若而余亦謬自謂能知惟寅輒因二集之成而備述其生平梗槩如右後世子雲者作庶幾哉以不佞爲知言雖然余之知惟寅與世之豔耀惟寅特功與言二者其篤而論之謂深知惟寅未也惟寅宿根天植少卽棲心玄寂皈依太上之初故所居齋閣一以青蓮貝葉名之其意旨較然可覩異日者屣脫浮榮出函關而化西域卽山河大地彼且一切空之而奚有于二者噫嘻淺之乎余之所以知惟寅矣淺之乎余之所以知惟寅矣

瑞雲樓藁序

自昔名世偉人肩將相文武之業者蓋莫如漢之諸葛武鄉廼唐宋以還胡寥寥弗遘見也逮明而吾越兩文成後先並起括蒼劉公伯溫以雄略翊真主而以其餘事偕高陽輩振一代風雅于明初會稽王公伯安以雄略載大艱而以其餘事偕李何輩振一代風雅于明盛余嘗慨慕兩公冀一爲之執鞭弭而阨于世代之弗相及而猶幸得交王公之後若今通侯世叔君者余讀其瑞雲樓藁未嘗不三嘆息云世叔爲伯安先生冢孫髻髻卽以清標令望照映蟬冕嘗邂逅不佞李惟寅第中恍然天際真人令人俯仰自失稍長輒以弓裘自奮居恒有馳伊吾絕大漠之想凡所爲挽強執銳披堅躍駿介冑之士見謂縮朒難勝者率道之談笑間旣身襲龍陽公封以列侯督樞筦董江防其雄才大略若龍泉太阿陸試犀兕水試蛟鼉投之所向砉然理解天子亟心異之未幾遂有總理漕鎮之拜國家西北九邊數十百萬之眾朝夕待命世叔建朱節震華鼓舳艫載道芻輓如雲廷中翕然擬之長城大樹廼世叔不惟韜鈴冠世而間推其餘力于

文事尤矯矯絕出一時每臨江而橫槊出塞而據鞍分閫而運籌登壇而仗鉞以至留賓西第乘輿南樓坐嘯霜空輕裘雪夜興會所觸一發之於詩歌若今黃君說仲所校輯瑞雲樓藁特其鼎中一戴已余嘗受讀卒業竊以世叔之詩揮灑性靈洵浣風骨思深以遠緒密以清于情靡弗達而禦之以格于景靡弗會而諧之以調于境靡弗探而裁之以法于體靡弗備而標之以神莊嚴而清廟明堂華重而大弓寶玉婉暢而行雲流水奇峭而白鶴朱霞纖穠而芳草落花間澹而長林藜薄蓋世叔於詩歌絕去彫鏤刻削浮曼兒女之態又概不爲牢慍憤鬱無病呻吟之詞而一稟于三百篇十九首優柔平中之餘韻真颯颯乎大國風哉無論諸徹侯中邈焉寡儔藉以韋韋苦吟之客挾其一技以與王公大人爭千秋萬世于身後者其能德色所長以自侈于世叔否耶異時近述遠宗屹然爲東南赤幟俾吾越百文成故武有所恃以永永弗墜匪世叔而疇其人耶雖然伯溫氏啓運國初高楊諸子大都因襲元政伯安先生崛起弘正問李何輩



治業已游精太上駢拇藝文故嘗竊謂兩文成勲伐品流誠超百世而詩歌猶若弗能無待焉者今六合爲家八荒重譯卽世叔雄才大略媿媿兩公亦將局於時之亡所試獨聲律自嘉隆再造幾奄黃初寶曆而有之當此時氣運之隆較前人不翅倍屣而世叔夙以鴻篇鉅藻驚弇州之座且春秋鼎盛中嘗歆然自下若溟渤之受萬流彼其稅駕之所余惡得而規諸日新富有挈斯道之上乘主風雅于一代視兩文成之世奕奕乎有光焉世叔所躬自期待意在茲乎將相文武之業行且于其身卜之而胡以云唐宋以還寥寥也

西湖百咏序

武林山川勝絕錢塘天目等區爲東南遊賞甲而西湖之韶靚穠麗尤震旦國第一觀澄波鏡空萬頃如席外環三竺傍峙兩高玄宮梵刹四百八十金銀丹雘照耀其中恍惚窈冥殆匪人世始余讀穆天子東方生書輒謂寓言亡當比周歷湖上廼知方壺員嶠聚窟閬風諸書所談境界卽此而世人弗嘗類馳想于大瀛窮髮之墟致足哂



也自秦并六合祖龍車轍幾遍域中迺燕楚晉梁往蹟眇覩而吾越  
遺事簡冊班班藉人口吻得微以神仙藪穴靈藥易求故耶古今題  
咏香山眉山兩刺史而下充棟汗牛田氏志餘蓋嘗備載顧前人所  
賦或總挈大凡或標舉尤最湖中景物軼漏滋多迨今黃刺史禹鈞  
百咏出而毫髮無遺憾矣禹鈞故富才情饒纂述筮仕一州意有弗  
欲翻然拂衣邁往大業樂武林風土妍美遂定居焉紫陽之麓咫尺  
大堤花晨月宵風天雪地日從二蒼頭挾奚囊棹舴艋沿澗六橋孤  
嶼間嘯咏敲推積成卷軸其色理之清華風神之遒膩若苧蘿夷光  
明妝袂飾亡問雅士凡流瞥見心醉卽兩芒鞋未踏武林而領略茲  
編湖天勝槩戀戀懸諸几杖矣古今三刺史時代相去亡慮數百秋  
而遊覽品題若符節合不亦大奇事哉昔太冲屬賦士衡揶揄比三  
都出而平原之色爲之矍然動余頃攜家亦欲效觚管于湖上蓋僅  
以十咏者再乃禹鈞材高足捷迨爲所先卒業是編大令人妬然余  
故未嘗以儉父目禹鈞而百咏之工亦無庸色動于旣成之後余不

敏之前識竊謂過於士衡矣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二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二

序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三

續金華叢書

漱水胡應麟明瑞著

序十首

范浚先生集序

葵自劉駱兩才人肇興其後迄以文獻甲寓內惟吾邑據甌閩楚粵水陸之衝山川之秀發林麓之宥眇巖壑之瑰麗風氣之淑清迥出諸邑上而上下數千餘載僅貫休氏以浮屠稱詩唐末五代間而著述遂亡一顯者其以著述顯而遺集迄今傳于世實始自范浚先生先生生宋南渡及考亭朱氏游考亭嘗過先生而會先生出顧案上得所撰心箴讀之大擊節賞嘆手錄以歸今附載孟氏書中是也是時郡人陳同父以氣豪一代而尤尊事考亭考亭與同父論學往復劄動盈卷軸縷縷不啻數萬言皆抨駁不少假同時橫浦張九成金谿陸九淵輩並負海內聲高位置持其說不相下考亭一切攘斥爲異端距之弗遺餘力而獨先生迺虛懷茹納若此蓋自伯恭敬夫二

大儒外覓弗再覩者卽先生學術醇然度越餘子可弗問知也先生生平所著述甚多多散軼今存者尙二十卷余讀之其于道德天人之際深博矣其詩文不甚概于古其持論甚破窾而才藻辭令奔奔足以發之非齷齪守章句椎樸俚儒比尤慷慨好縱譚天下事所上皇帝諸書及李富兩柄臣啟抵掌萬言率引喻古今洞達彼已鑿鑿可見施行至傳翟義說李孝逸志徐徽猷雄辨瑰略百折弗窮而忠義激烈浩然之氣誦之猶若淳鬱于簡編而飛動于翰墨是又足覘先生肩抱之奇偉匪槁首山澤銳于忘世者也俾南度君臣一聽其言而委之以國必載造式微之宋而起之而徒以空文託諸異代可悲已乃先生所陳策雖廢弗售而遺集流傳自宋迄今行且與劉駱兩公後先不朽則造物之庇于先生固遠且大其亦無足悲者矣胡應麟曰余蓋于范浚先生爲後學云余嘗及過其故居卽今集所繇名香谿者范先生聚族居谿上兄弟同氣凡十人九人皆登制科躋臚仕獨范先生以布衣終其身而獨以著述顯今去宋南渡紹興僅



數十世而九人者之名卒而問諸范氏之子孫莫能一對而范先生集爛焉爲吾邑寶玉大弓而九人猶得以科名自列于後復于茲集乎賴焉於戲輓近世夸毗之子往往挾腐鼠以嚇鷓鷯其弗思亦甚矣夫吾邑自范先生前歷數千百載未始有以著述顯者而有之實自茲集始而余猥以後死而得與於茲也則夫茲集之序非余序之而誰也

吳中往哲圖贊序

大司寇弇州王公圖吳中往哲遺像自先世兩司馬外起高太史季迪韓襄毅永熙葉文莊與中吳文定原博王文恪濟之至祝京兆希哲沈處士啟南唐解元伯虎徐迪功昌穀王太學履吉李太僕貞伯劉參政欽謨楊禮部君謙都少卿玄敬陸太常浚明桑博士民懌黃孝廉勉之文待詔微仲陸少卿子傳王吏部祿之蔡孔目九達俞山人允文皇甫司直子安司勳子循凡若干人人爲傳傳爲贊而虛首簡俾不佞應麟序之吳之爲國粵自商泰伯至德建邦遠矣春秋之

世闔閭以功札以言皆矚然懸炳竹帛若伍行人之忠孝義烈言吳公之文學精華厥功厥言尤非末世人材所及漢唐而下雖才代不乏律以商周或少降焉至于國朝而吳中人才之盛斯極槩觀司寇所繪茲圖瑚璉豫章人龍天驥可歷指數也不佞髫歲讀太史廸功遺集則私衷勃鬱恨弗一當其人執纛鞭鞭弭之末至襄毅文莊之勲名希哲啟南原博伯虎履吉濟之微仲諸君子之才藝烜炳乎旂常而縱橫於毫素流風稔澤百世而下尙猶使人矍然興奮然起獨其體貌之瓌奇神明之煒燁儀觀容止之肅穆而恬愉散朗而逸邁者業已偕腐草木化爲塵埃矣夫以不佞之生去諸君子僅數十百載一旦而過吳物色其里閭而推求其屬胤尙有弗盡獲者而矧乎其與人偕逝石火而電光者也廼今入弇園拜司寇揭茲圖而諦翫之曾弗崇朝而三吳先哲鉅公偉人俊士一目而在吾眉睫恍乎聚首乎丈室之中而儼乎交臂乎一堂之上所謂瑰奇煒燁肅穆恬愉散朗逸邁者往往並其人得之使人羹牆寤寐之念勃焉飛動于尋

縑丈素顧戀徘徊而弗能自己司寇之所爲顯暴前修而發揚潛懿者心甚盛哉雖然茲圖于吳中先達備矣而揆之太上不佞猶以非其至者司寇起諸君子後鴻德駿猷懸揭海寓而文章之盛絕出古今遂舉明一代製作而商周之蓋東南千古大觀至是而後極非可以吳中一方槩也異昔江左名流有若曹不與顧虎頭輩以冠世之筆寫先生茲圖之末以附列兩司馬後後學泰山北辰之仰將于是乎在太史廸功諸君子且側席避矣鄙劣弗文公命爲序僅識所規測一斑而并發明斯義于末簡蓋當今已有定論無俟議之百世也

司寇祖父兩司馬皆列圖

### 增校酉陽雜俎序

志怪之書自神異洞冥下亡慮數十百家而獨唐段氏酉陽雜俎最爲迥出其事實譎宕亡根馳騁于六合九幽之外文亦健急瑰邁稱之其跡諸志怪小說允謂奇之又奇者也唐會昌而後文章衰颯弗振極矣成式與溫李輩同時其才力豪勁特與杜紫薇類而學術遠

過之惜其亡所用心而託好于是殆滑稽俳笑之雄耳然非是亡以  
 抵後人之好而永傳不廢至今夫世固有享大名顯當代製作盛行  
 身歿而其言繼之泯焉偕草木腐而小說志怪之書即筆力遠出雜  
 俎下迺遺籍什九爛然而其人之才氣豪勁素奇於文而製作未繇  
 考見者尙因小說之傳而獲覩一斑則段氏之託好是書要未可以  
 盡訾也昔杜征南勒文于石率一置山上一沈水中以豫防陵谷之  
 遷毀其苦心為身後謀可謂備極至于石有時以泐而征南之術于  
 是遂窮然則欲為不朽計誠亡若著述之足恃而著述傳與弗傳又  
 未足以盡憑則亡若大肆其力於遠且難而小見其能於近且易則  
 好之彌眾而其傳可必于後則雜俎之流是也故大丈夫志於立言  
 固當以剛詩書制禮樂為首務六朝張融語見本傳而業成之後間一染指于  
 斯俾吾之不朽于來世可以萬全亦豈非征南勒石遺意哉段氏書  
 近多雕本而魯亥殊眾師儒老宿弗易徵又軼漏幾過半余谷居孔  
 暇稍稍據廣記校定之并錄其所謂續編通三十卷藏篋笥中弔詭



士旦暮遇將羣起互傳之若其爲說致詭誕不可盡信則余業蔽以滑稽俳笑之雄君子毋求備焉可也

羲蒼漫語序

自仲尼出而六籍傳自六籍湮而諸子作不佞幼則沈酣四部博考古今竊謂子書之變大槩有三春秋戰國文不在經而在子子不在儒術而在百家漢晉而下文不在子而在史子不在百家而在二氏唐宋而下文不在子而在集子不在二氏而在諸儒故夫戰國而上之爲子者子以文唐宋而下之爲子者子以理蓋文與世污隆而理弗以代爲升降故也明興而子以文著則劉青田之郁離崔相臺之士翼以理顯則薛河汾之日錄羅豫章之困知自餘彬彬未易指屈慶曆以還談文者盛紀述談理者眇見聞著作旣訕焉廼今讀羲蒼先生之爲漫語也庶幾乎剗文與理有之矣先生英質絕人弱冠穎脫舉乙丑上第出宰吾蘭泊平之績爲一時最中颺歷清顯車轍所輾頌聲塞途一旦移疾山中却掃閉關盈十餘載旣以朝命強起分



部嶺南署面挹羅浮背枕大庾烟雲萬變吞吐胷中默照靜觀神動  
天解凡宇宙之窮際元會之運行陰陽之屈伸以及聖真賢詰之訐  
謨皇王帝霸之經略極而草木昆蟲勾萌蠕動之微瑣鬼神僊釋之  
怪迂亡弗洞極其要歸而燭鑑其情狀隨所得而筆之書而未嘗以  
示人也蓋先生中歲好道絕去一切驚名之念淵通綜練不沾沾爲  
博閱深瑰傑不岳岳爲高故其爲漫語也文不必戰國諸子而有今  
之人所難及者理不必趙宋諸子而有昔之人所難言者其傳而之  
于後世也斷乎其亡惑也是書業已爲倪司理強而出諸帳中屬之  
劄氏矣郭生時騰復謂余髫髻時先生所識拔士亡一言跋諸末簡  
弗可也輒因其請而以鄙說敬質之先生

百家異苑序

自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  
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二  
卷甄異錄三卷廣異記一卷旌異記十五卷古異傳三卷近異錄二

卷獨異志十卷纂異記三卷靈異記十卷乘異記三卷祥異記一卷  
續異記一卷集異記三卷博異志三卷括異志一卷紀異錄一卷祖  
異記一卷采異記一卷摭異記一卷賢異錄一卷他如異苑異聞異  
述異誠諸集大槩近六十家而李翱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弗與  
焉今世有刻本者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弗行迺其事大半具諸類  
書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亡余  
屏居丘壑却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賓以遺餘日輒命頰生以類鈔  
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流風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  
槩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  
捫蝨之懽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  
言之而汝姑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知蘇氏之旨則知  
余類次之旨矣

赤松藁序

今名華陽

赤松子者神仙傳所稱皇初平叱石成羊事舊矣迺劉氏山棲志則

以赤松爲兩師何也夫兩師本列仙傳炎帝時赤松非皇氏弟兄明  
甚第孝標博極羣書其說或有所受神仙傳出葛稚川列仙傳出劉  
中壘晉與梁世代相去不遠其時書無刻本稚川所錄孝標未必見  
之列仙籍曰中壘而文匪兩漢要亦晉人僞稱咸不足據惟留侯辟  
穀從赤松一語可徵蓋二傳皆因是附會而孝標流寓紫微遂與茲  
山共徹天壤則人間世所謂長生誠在此不在彼其有無無足辯也  
第茲山穹窿延袤雄峙東南朝眞冰壺雙龍三洞天幽深窅絕往往  
人迹罔到固宜有仙靈宅之余束髮慕孝標比年病困枕席翛然有  
輕舉遠投蜉蝣蟬脫之想因自呼曰石羊生將棄室家負瓢笠遍行  
金華窮谷中物色其人賴天之靈間有遇合卽留侯所從中壘稚川  
所傳第居一焉亡弗可者否則蹤迹孝標託棲遺宅異時獲以元言  
並峙茲山例諸不朽安知三氏者所云赤松不僭僕而匹乎因首綴  
茲篇假以名集而略陳其意如此云

養痾藁序

不佞客歲之秋奉命家嚴治裝北上朝辭灑水夕次武林角弓遶疑  
寒疾陡作始於腠理旋中膏肓二豎恣其憑陵二彭遞相侵擾驚風  
同乎宋鷁喘月甚于吳牛延及孟冬舟抵瓜步養殮并廢非赤松而  
辟穀五旬藥餌遍嘗類秦穆之復甦七日猶以簡書載至黽勉前發  
抵淮臘盡入沛春初適大司空有事河渠築堤濟上舟航阻絕行旅  
不通車馬紛紜咸從陸道而余蒲柳之姿不任霜露蘿薜之性屢夢  
林泉昔人興盡剡溪尙言何必見戴况以三折之肱扶再膺之足涉  
太行之險斷定遠之封哉夫孝大於顯親顯非必于三事行隆於養  
志養有出於萬鍾且也惟疾之憂遠遊之戒諄諄尼父詎曰空言畔  
於寬閒畋於廣莫萊彩用代貂蟬菽水是克牲醴奉大椿而偕樂樹  
萱草以忘憂取義達生喻言卒歲斯亦可矣爰尋初服言返故棲感  
遇述懷咸綴茲集雕蟲小道貽誦大方筆研未燔聊復爾耳

唐詩名氏補亡序

唐詩之盛無慮千家流傳至宋半已亡逸度南而後諸家所畜僅三



百餘蓋五百之中又逸其半矣今世傳百家唐詩十二大家二十六名家益以單行別刻纔百數十而已余夙嗜藝文至于拮据唐業頗極苦心購募殘編鈔謄秘錄之外凡散見諸書附載羣集稍堪卷軸靡不窮蒐總之不盈三百之數間閱宋人書目有製作至繁而字里行藏邈無可考者嗟夫昔之文人學士平生精力咸萃茲途當其馳驟名場飛揚藝苑隻辭之懿半簡之工咸以紙貴雞林價傾洛下孰不懸衷結念宇宙自期詎意零落異時遽同草木鴻函鉅牘散若晨星充棟盈車鞠爲黃壤此太史所以躑躅於名山元凱所以歛歔於片石者也夫一綫尙延千秋如在義存後死忍沒前規因據三史藝文五家經籍以及列傳野記之中凡遇編名輒加摺拾芟除複雜融會有無具列兼收以貽同好夫載籍云亡姓氏昭灼後之君子披覽斯文興言曩哲儻可以慰作者于九原遡遺風于百代如日躋駁滄亂速朽爲宜則杜李以還例應焚擲余固亡所容余喙矣

青芝藁序



芝之靈于羣卉也則古以瑞稱矣三秀之柯燁燁煌煌陳於合宮薦於清廟肖其形摹其事而侈諸四方卽五尺童子有弗徵其瑞者乎而吾以芝之靈也匪僅瑞于一世已也厥有大於是者焉增城閩風玄圃羣玉諸洞天福地絕冥之巔無底之壑日晶月英磅礴輪囷勃然而芽蓊然而茁如道家者流亟稱五芝之屬樵青牧豎所不能窺達官貴人所不能逢而明王詰后所不能必致惟列仙羣聖時得茹之壽至與元化相畢此其瑞固以百千萬世計者也而匪僅僅焉瑞於一世已也厥今之業儒者起佔俾奮賢科往往績三載之勤乘一戰之捷大者君剛成侯平津次亦序鵠鴻駿驥經綸際九域而黼黻橫八荒非芝之陳合宮薦清廟而五尺之童共徵其瑞者乎周之雅魯之頌楚之騷漢魏晉宋之樂府五言唐之歌行近體絕句作者人與代偕逝並遐而姓名族里亘于今而爲烈彼其帶礪涇鐘鼎蝕而片言隻字之懸于大造愈久而愈無窮若是者將無列仙羣聖所茹之芝百千萬世以爲瑞者也噫瑞而計諸百千萬世幾於無何有

之鄉廣莫之埜驟語之乎少年銳進之夫彼執以爲詖彼執以爲幻  
將羣然而譁而誚而侮而孰從信之蓋余讀余郡張生詩而異焉張  
生用善于宋太史公爲同里瑰葩逸藻挺出于輩流甫弱冠緝詩成  
帙而命以青芝是固弗沾沾一世而蘄瑞于百千萬世者也匪直惟  
弗譁且誚且侮而已余讀生詩一再過光黯然而幽色黝然而蒼味  
冷然而冲雋然而旨厥有當于芝允矣輒因其請之力也而序以復  
之

二西山房書目序

自羲皇畫卦書契肇興周衰仲尼轍環列國退而定六經程百代說  
者以爲墳籍之始余考緯書古文開闢以至獲麟蓋三十七萬餘歲  
云諸史如合雜禪通之屬絡繹繁夥至帝皇封禪文字萬有餘家仲  
尼觀之不能盡識則上古之書其數不可勝紀後世迺謂三代以前  
無書可讀者不深考之過也秦不師古燒燔詩書項氏繼之咸陽三  
月先王典籍實始蕩然漢興除挾書律武帝表章六經諸子往往出

於破壁壞冢不數十年而劉向氏七略遂至三萬五千餘卷非古人  
述作素盛故撮拾煨燼存者尙如此哉王莽之厄至於東京班氏藝  
文視前僅三之一厥後魏晉六朝兵革動洊煨燼收不盈七略之  
數元嘉中謝靈運總萃書目六萬餘卷齊王儉所錄萬五千七百卷  
梁任昉二萬二千一百六卷昉儉並稱博洽與靈運時代相次不應  
多寡殊絕蓋靈運總萃一時所藏而昉儉芟除重複故也隋嘉則殿  
藏書之富至三十七萬餘卷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惟開元帝累葉  
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此爲  
極盛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曆間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  
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散亡畧盡至淳熙四年書目成乃得四萬餘  
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  
石渠東觀之富通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累朝著錄不  
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繁興則前代流傳浸微浸滅增減乘除適  
得此數理勢自然匪力所強也至薦紳先生博物君子收藏遺書若

張華之三十乘任昉之四萬卷鄴侯之三萬軸宋公垂葉夢得尤延之代稱宏富大略相當若漁仲氏之志略端臨氏之通考則又槩錄前人不必代之所有家之所藏也余嘗總覽歷代藝文以及諸家所錄而參之當代經則十三家註疏外丁孟夏侯傳授僅著空名其餘六代以還流傳絕少惟宋儒諸說盛行海內大槩存者十三史則二十一一代類梓於太學單行於各州編年自荀悅袁宏至司馬朱氏不過數家而諸起居註實錄野史之類傳不能半大槩存者十五子則老莊列氏外宋鉅關尹淮南呂覽盛行星曆讖緯間多湮沒而漢唐宋諸小說紛然畢出傳者殆十之八惟詩文諸集六代以前甚寡唐宋至今迺始大盛而最不易傳卽唐詩八百餘家宋人有得五百家者余方極意搜訪手鈔集錄僅得二百餘家文集則唐以前存者不過數十家而宋元諸名公不必能文之士皆有集行世迨今尙數百家而國朝尤盛蓋世代遠近然也余自蚤歲營心載籍累銖積寸至四萬有餘卷雖今人所自爲書居三之一儻有以釋道二藏來售者

盡鬻負郭之產以當之則余家所藏幾可與前代等不可謂非布衣之幸也第凡物盛必有衰聚必有散卽前代帝王名公鉅儒竭天下之力畜之而一旦且散軼而不能保則余今所得庸詎可據爲已物因略敘其意錄四部書爲二酉山房書目藏於家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三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四

續金華叢書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序六首

大中丞劉公奏疏序

代臬長梅公

萬曆乙未春河間劉公奉上命以大中丞來填越公至則周視境內而條畫其便宜凡先後數十百疏先後數十萬言詔一一報可越三載威惠誕敷環海以東鯨鯢之屬竦息待命于是藩臬庶僚某等咸請公頒刻所上封事揭四裔而垂千秋不佞得以次伏讀卒業嘆曰猗歟盛哉文章之用其最鉅者宜莫如經世之文其最鉅者宜莫如奏章唐虞三代都俞一堂亡論漢則賈太傅之治安偉矣顧其言弗効于用甚且弗能一日安其位于朝廷說者謂長沙通達國體王者之佐而立談太息則自用其才者非也唐宋以還其人之傑然名世而疏草之燁然名家者亡若忠宣陸公文正范公迺陸公生唐季運身際庸猜晚輯方書以避讒搆君子弗能亡憾於其君范公當宋用

兵西夷跳梁先憂後樂卒爽成言君子弗能無憾於其國兩公而外  
卑卑載籍古今名實罕覩其人若夫肩皇王帝霸之猷事神聖英毅  
之主際鴻龐熙皞之會而樹倜儻無前之烈者舍劉公奚適焉不佞  
某謏劣無似無能爲公役萬一第讀公封事而知公有大造于越者  
六事曰覈吏治也曰振民窮也曰練師徒也曰肅戎政也曰汰冗濫  
也曰卹災傷也嘉隆以降吏不迹古窺矚成俗媮惰相師戶口僞增  
薰蕕錯列公於是有覈吏治之疏錢塘具區海寓樂土歲比大祲重  
以疫癘流苧枕藉蒼赤嗷嗷公於是有振民窮之疏會稽甲楯觸鬪  
成風綦隆日久縱弛潛滋卒弗服習將且予敵公於是有練師徒之  
疏勾踐遺教君子六千一二狂狡脫巾潢池首惡就金餘孽觀望公  
於是有肅戎政之疏承平極際姦蠹藂生費出無經吏緣爲市詭竄  
名籍坐縻縣官公於是有汰冗濫之疏全浙居氓枕江抱湖洪水時  
行灌溢川澤黿鼉雜處人不聊生公於是有卹災傷之疏加以大庭  
之上萬機旁午時務孔殷朝鮮亟則公有排難之疏日本張則公有

戡暴之疏戍兵發則公有善後之疏鑛使臨則公有豫防之疏自公  
之開府兩越章亡慮數十百上上亡慮數十萬言大都纏綿于憂國  
激發于愛君普訊博諏長慮却顧務鑿鑿可見設施而弗爲迂遠矯  
伉之談以詭眾昵俗故上于公之誠亡弗格而議亡弗行亡論洛陽  
少年卽陸范兩公未覩其弗貳弗疑若公被遇於今日也距茲三載  
大湖東西吏職民懷師武戎戢冗餉畢空天災潛弭風聲震乎遐貊  
而窺伺絕乎近郊匪所謂仁人之言其利甚溥社稷之臣以安爲悅  
者哉且賈生少年銳氣一蹶弗伸兩公陳力富强弗獲久于其道致  
厥就寥寥簡編公以三十之齡建旌秉鉞而老成持重絕無沾沾喜  
事之心卽方今勲業爛然異時達公之年而竟公之緒寧詎弗遠軼  
西京近軋唐宋而與周之吉甫同爲憲於萬邦也不佞某寤寐三代  
之英久矣顧濶焉未覩何幸于昭代一遘逢之而于公一親炙之敬  
綴不腆之詞當左券于琬琰之末

送大中丞山西萬公經理朝鮮序

代

今天下稱極隆盛際矣四荒九域玉帛來王蠕動含靈咸若大造獨  
倭奴負固窮島包藏禍心比者狙伺鴟張躡我藩服上赫然震怒特  
簡重臣以經理爲名提十萬衆張皇境上閩以外若鉅若緹聽便宜  
凡諸罪人務在必得戊戌秋銓曹以員缺上聞上博綜羣議僉謂今  
大中丞山西萬公威望夙著宜往詔報可公受命趣裝刻期明發某  
不佞忝公屬僚快覩公被遇上知樹壯猷絕徼外則於啟行之次作  
而言曰聖天子之以東伐畀萬公也豈不誠爲社稷得人哉夫才不  
虛生變不虛兆故非常之才生必有賴非常之變兆必有繇故瓌璋  
鴻碩冠世之勛非紛紜盤錯亡繇以自致摧陷廓清救世之略非橫  
決潰崩亡繇以自顯斯兩者其人其事始恒互相需而卒未始不巧  
相值也不佞恒竊志三代之英而下上其世若成周吉甫爲憲萬方  
尙矣春秋而降郤穀氏之詩書諸葛氏之禮樂蓋彬彬焉彼其人皆  
絕類離倫文武兼濟出而將入而相定傾弭變業亦如之明德邳隆  
人才盛極以不佞耳目覩記當今之世躬非常之才邁非常之變偉



然以七尺軀負天下望如古所稱社稷臣者舍萬公而疇屬焉公生長西陲服習介冑髻髻卽以儒自奮高步詞垣器度巍峩望之若岱宗溟渤莫知顛岬而下士若渴蹄涔蟻垤具網畢羅先是上雅知公才拔自曹郎專制一面垂十餘禩狡夷狂噬用觀察舊使超大中丞履任未朞海波澄澈茲東藩移鎮節旄所指長虵封豕亡穴自藏不佞奚容緩頰第以非常之數窺測天人而知公之樹壯猷威絕徼者匪偶然也倭奴古不經見陸梁元初蒙古驅混合之鋒乘全盛之勢曾不能折其半鏃高皇帝肇造函夏沿海諸衛遍置重兵慮深遠矣俄而望海堦之捷屠磔靡遺嘉隆以來實始滋蔓吳越七閩戰亡虛日邇復掩襲我藩邦蹂踐我邊域六師萃止猶揚鬻鼓鬣拒死岩城之中自北虜受盟未有暴戾獰頑劇于斯寇者揆諸世變允謂非常而公適以非常之材邁茲運造執言問罪奉行天誅是役也庸詎直撫靖遐方掃除逋孽已哉樓船十萬飛度重溟生縛酋豪俘獻闕下列扶桑爲郡縣編窮髮于版圖復千八百國之封疆蕩六十四洲之

氛祲較諸城濮劄荆瀘水禽獲彌有光焉凱旋之晨勒石大荒紀頌  
聖天子功德文焰武烈震耀簡編所謂萬邦爲憲吉甫其人非耶所  
謂才不虛生變不虛兆否耶然耶迺公以七尺之軀係中國安危先  
寓內憂樂當宁恃爲長城蒼生庇爲大厦孟軻氏亟稱社稷之臣匪  
公之攸屬而繫誰屬耶不佞幸以臬僚朝夕接見奉公教甚久而狎  
公愛最深是役也旣爲聖天子社稷得人慶又爲公奠安社稷以上  
報聖天子知遇慶敬於馬首之東布斯言高牙大纛下以壯公行色

送鍾天毓歸苧羅序

余自丙戌罷歸不上春官者凡十禩甲午奉大人命青衫蹇衛蹙蹙  
入長安中則曩時髻髻交游悲歌屠狗之倫什九物化間一二存者  
李大將軍輩僅僅如魯靈光每曳屐黃金故臺盱衡四望陰風颯然  
萬里北至若相對欷歔于華陽碣石間嗟夫犬馬齒旣日益增而前  
輩風流浸微浸滅若爲得盛年好學瓌邁不羣之士提衡揚扝以庶  
幾疇昔之譚天卽繇此終身吾以爲邇之且暮已迺今而邂逅鍾君

天毓蓋庶幾其人焉天毓故貴介公子尊人觀察公歷仕通顯聲實  
彪炳一時天毓少厭芻粱凡世所豔趨狗馬子女玉帛諸好意所嚮  
宜亡所弗極顧一切掃去而獨沾沾以不朽自期弱冠身所師友旣  
已盡越之雋豪而猶以未足居恒念大丈夫生明盛操七寸管樹百  
代稱必游道盡一世而後亡遺憾惟是皇都四方之極而太學又四  
方賢士所走趨吾方欲盡交一世獨奈何局促轅下以不貲奉妻子  
耶亟長跪請觀察公從二奚奴束書擔簋下金陵渡揚子擊楫長淮  
大河馳騎東北走青徐齊魯衛趙之墟所至發爲篇章盈篋盈笥旣  
抵燕市入成均公卿而下列署之英六館五陵之彥嚮慕之如饑渴  
就之而發其積藏靡弗恍然自失曰鍾君信盛年好學瓌邁不羣士  
也君旣度爽神清尤敏妙饒能事行草珮鐫聲歌琴奕多所嫻習而  
賞鑒甚精高辛顓頊夏后之鼎彝柯亭之材赤堇之冶漢碑唐碣五  
代宋元鍾張顧陸吳李米趙楮墨絹素之遺一望而核其眞贗緣是  
士益嚮附之出其下迺君雅不以自多日鰓鰓然以弗獲盡交當世

爲憾一日與余把臂通侯宋君座而喜可知也詰旦踉蹌攝衣冠伏  
謁余寓曰英不敏越中豪雋無所不締交顧獨弗能得之胡先生賴  
天之靈長安中望見先生顏色先生幸卒賜一言旣英垂橐以覲觀  
察公於生平無遺憾嗟嗟天毓不佞故嶽崎歷落魁也世所稱狂而  
可笑宜莫余若者子獨惡所見而樂聞其言而驟欲得之自余三上  
春官而髮幾種種燕市悲歌屠狗之倫什九物化亟思獲一盛年好  
學瓌邁不羣士與游迺吾鄉有天毓其人而又雅好余若是余則惡  
能以默默也天毓行矣都人士業皆有言爲天毓壯行色不啻和璧  
夜光惟是鄙人之言醜焉以糠覈先之觀察公驟而讀之其能無掀  
髯喙耶雖然余與天毓家相去僅五百里而遙異日者操扁舟負瓢  
笠訪天毓苧蘿之下彼姝之子翩翩然出而迓焉卽曩時擊筑屠狗  
之倫羣起要余余弗與易矣余且從天毓老矣

壽郡伯張公五秩序

代陸太史

萬曆十有二年甲申六月實維大郡伯桂林張公五袞初度之辰諸



邑屬吏汪君可受輩謀祝公遐籌躋於大椿冥靈以仁壽當世則相  
率問序於余余不文不能稱公壽顧竊從諸大夫後窺公所爲治婺  
與婺人所爲祝公而卜公獲算于天未艾也夫今之太守非虞廷所  
稱牧伯周諸侯漢二千石哉坐黃堂駕五馬裂千里而爲封疆秩貴  
倨至亡二也顧守之秩于民若甚尊而守之職于民則甚親晨與坐  
堂皇閱簿書發號令午而聽訟獄一政失環一郡氓庶怨咨之一政  
得環一郡氓庶愛戴之愛戴之弗已則羣起咏歌之又弗已則羣起  
祝頌之故夫仁逮一鄉者頌止于一鄉一邑者頌止于一邑守之仁  
則一郡之民于萬姓之口同祝而靳其壽者也以千萬人靳一人之  
壽則壽雖諸福之首造物者亦靡得而靳其算矣太史氏曰以余所  
覩記于今良二千石張公厥其人哉張公用經術起嶺右服官南昌  
治平爲天下第一入拜臺御史所在捐小苛崇大體務矜惻廣惠懷  
至解剝忠邪振飭紀法則風裁稜然山立岳峙弗可奪卒用此失當  
事心謝病去天下望公爲祥麟威鳳而公終不忍抱其仁民之具小



賦而藏于一壑一旦竟驪然出上方念婺越東巖郡非公莫可輒以  
婺入邑界公公始下車趣行郡觀學舍庫陋嘆曰婺爲文獻數窟自  
沈隱侯以風流倡唐宋勝朝代有其人國初文士雄跨海內而胡近  
寥寥也則黌校之地非耶爰相厥宜建鳩工庀材新之不日且爲會  
城中羅一郡之秀而月課其殿最士自是喁喁嚮風矣則又以爲紀  
綱之淪斃繇胥隸之作姦也于是汎狴犴肅科條畢慮殫精旁聰却  
顧爬搔蠹穴遏絕倖門大猾巨狡奉法惟謹則又以爲左右之售欺  
繇賓旅之壅遏也于是繕輿梁飭郵傳一命而上通刺請謁握髮倒  
屣發膽露肝八荒洞如蔀隱卑達而又以其間勸農桑行賦稅訪耆  
碩卹孤嫠挫豪彊格鈔竊蓋張公之爲婺曾不再歲而士奮于庠坻  
飽於野旅優游於途貪暴革盜賊屏縉紳作氣諸執事師以成風太  
和之象旁皇四境樂惠之聲浸淫九野公之仁無所冀于婺而婺人  
沐公之仁不能不頌公而快觀其壽而造物者亦不能不爲婺人而  
陰以上壽畀公天子旦夕用頴川故事徵公入禁庭筦樞軸公之仁

一郡者且將擴而仁天下而公之壽亦且將由五麥而六而七而期  
頤而五百八千歲爲春秋而綿綿未艾也諸大夫仁壽一世之祝意  
在茲乎抑余有進于是金華之山突兀巉岩穹然造天夫非皇初平  
叱石冲舉地耶公始稱壽而適守茲土其偶然耶抑造物者有意耶  
有如公由此極人臣備五福一旦念婺舊游曳杖而尋所謂金華赤  
松子者余雖老尙能侯公朝真諸洞間以快覩大還之爲公有當不  
啻如大椿冥靈已也於是諸君起再拜曰偉哉太史公之言壽也敬  
載斯文觴公郡庭爲八邑大夫士倡

送大參李公擢楚中廉訪序

萬曆丙戌冬十月大冢宰以湖廣按察使員缺聞於皇帝曰楚幅員  
遼鉅冠寓內厥民剽輕厥俗獷悍洞庭雲夢大澤間奸宄伏匿竊發  
責咸委按察使非他方比其慎擇大藩之良以往于是吏部上浙大  
參李公名詔報可時李公職分守越以東三郡婺實公首治地八邑  
令長方君輩驟聞公行戀戀如奪怙恃相牽走書幣太史氏乞一言

太史氏辭弗獲則進幣颺言曰夫諸君亦知聖天子與大冢宰庸李公意乎國家昉古建官外藩自郡縣而諸司無慮十數而獨按察稱外臺外臺吏自清戎督學而諸道亡慮十數而獨按察使稱臺長按察使之職上之則奉行紀法昭聖天子威命爽靈下之則佐兩臺覈羣吏禁非剪暴鋤惡刈弊剔蠹環一省之中數十百萬之眾俯首聽命于三尺之牘其權至崇峻亡抗而其任亦至叢鉅不易勝也世儒斤斤論治體非寬則嚴按察司獄訟視刑書勢不得越嚴而任寬然咎陶理官也重華之命一則曰惟刑之恤一則曰刑期無刑此曷以稱焉夫務姑息溺長厚其弊也選懦無當或靡稱國家任使而工督責習文深武健暴伉任法寡恩卽貪夫墨吏望風解綬大憝元慝屏息于潢池之畔謂培植國家元氣何故夫按察之職寬者體也而嚴者其用也仁以卹矜義以剖劔內奉無私外秉至明聲色弗動而訟簡刑清百度以貞豈直惟按察一方執此捍衡天下易易耳則李公其人哉李公繇名進士起家江右始以御史按楚楚人業家頌而戶

祝之既出守吳興備兵海上所歷治行無弗稱天下第一者比分部東越下車之始三郡士民喁喁迴視易聽公日坐堂皇夕引賓客糾劾靡事而汗灑鐵心鈎鉅弗施而蹇猾屏迹耳目罔寄而隴畝隱憂閭閻疾苦洞達于函几之上蓋李公之爲治不爲小惠而爲大德不務小察而務大綱寬而有制嚴而弗擾故寧靜和平之福布于令甲播于謳歌卽聖天子燭照萬里大冢宰衡鑑百執咸以楚事非李公弗勝也夫全楚之任非浙東西比而按察使之重加於藩參顧李公視之曾不足當小鮮何論盤錯李公第行矣躬其化導何遠弗平勵其風猷何坻弗率彼剽輕者將革而歸厚獷悍者將淬而好禮洞庭雲夢湯湯王澤詎惟永絕萑苻之警寧靜和平之福昔被于越之一方今且洽楚之四境矣雖然茲不佞抵掌楚事耳有如聖天子軫念海內晨下尺一書以臯陶舉公以社稷累公上佐當宁格心之化俾國家刑措不用如成周公之澤庶幾盡究哉則是行也楚實始基之矣



賀張明府子環考績敘

蓋嘗聞之太上有立德次厥有立功次厥有立言夫三者則德也始基之矣匪託之乎言亡以垂百世永千秋德矣言矣功弗効于行事將德爲徒善將言爲徒文夫庸詎可以輕重後先論也要以其二在人其一在天適逢而交構古昔難之以余所覩記若今華川張侯蓋獨操其盛者哉侯家世溫陵溫陵才諳藪窟賢科自奮往往數十百曹而侯尤名能遂于其業戊戌掄魁制義亡弗人人誦者侯自眎彌益歆然以趙宋度南幅員僅三之一而大儒崛起閩遂以荒服配魯鄒明德郅隆追蹤三代胡紫陽而後繼作寥寥也則苦行湛思枕籍其遺編而捃趨其故躅凡域中雅言名理者亡論春糧躡蹻必虛往而集其長復以當今之世士持學術則擯詞章揆詞章亦絀學術是二人者所爲皆過也蚤夜皇皇程古匠喆上邈秦中歷漢下迄唐而一稟之乎風雅之優柔謨誥之渾噩蓋侯以眇然一身交負並荷曰德曰言咸足乎已矣迺侯之器亡弗苞材亡弗繕厥功之首試吾得



諸華川士民又有更僕未能盡者焉華川婺東岩邑其風樸其俗獷  
其訟獄繁當嘉隆末造數與烏夷角壯者負戈老羸轉徙戶口凋閭  
閻置壕隍亭傳曠弛弗營侯下車周覽愴焉而會上所遣中貴人適  
以采鑛至鑛議所繇起者婺諸山皆峒空獨華川南麓傳有金銀氣  
覆其上浙以東俠徒亡賴甘心奇貨久而中貴人銜上命來眾益洶  
洶將復釀戊午之變侯推几勃然曰何哉彼所謂鑛者是倡亂之囹  
也矧邑瘵若斯默弗言焉用令趣上書當道極陳鑛不可啟當罷狀  
卽罷鑛有他令以七尺軀當之當道驛侯議力爭之中貴人役中輟  
四境大驩侯旣沮止中貴人則晨起坐堂皇朝吏役而示之政曰訟  
之繁也匪民之訐也繇聽之失其平也于是開誠布公屏姦燭幽驛  
滯囹圄一空前此邑中有大獄株連千家侯訊得其情立破械縱之  
而以反坐誣者民志大畏無情之詞噤弗敢吐矣侯則曰未也民之  
獷也吾且以仁讓師之于是享儒先肅耆舊比邑諸黔首而勞以鄉  
方朔有期望有會歲有稽不逾時而郊圻之內揖遜藹如侯又曰未

也民之樸也吾且以禮樂文之于是隆師傅攬俊髦羅邑諸青衿而  
劇以藝業日有程月有課季有錄不逾時而里社之間絃誦彬彬如于  
是諏農隙視公餘發贖緩振廢墜弊者便之庠者拓之高者培之下  
者浚之弗者除之溱洧之間久病厲揭大捐俸入鳩工庀材梁成其  
上萬眾賴焉蓋侯之試邑甫三載而訟息刑清化洽政成百廢具興  
頌聲沸騰監司徵侯績茂異考上上報銓曹當宁紀侯名姓于御屏  
之上計日下龍章馳象服顯揚之孝光于四方君子謂侯德立而弗  
爲徒善言立而弗爲徒文功立而弗爲徒効握三事之全胥不朽之  
盛垂百世而永千秋若侯者誠瑰邁倜儻振古傑出之士匪有待而  
興者也不佞跼伏草茆凡郡邑大夫靡敢冒昧通一刺獨于侯忻慕  
爲執鞭而纂述其行事實于中有深締焉敬因二太學之請而首揭  
其大如此若夫牛刀之割發劓百里而上之而九列而極之而三公  
皆侯異日所必至惟是侯生平所任之重者與道之遠者弗與存焉  
卽沾沾爲華川士民祀要不足以當侯一映也

少室山房卷八十四

九

夢

選

應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四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四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五

續金華叢書

澗水胡應麟明瑞著

序十首

送張參知睿父擢江右憲長序

代

高皇帝稽古設官上律三代其於外藩眾建分部之秩所以樹屏翰而寄旬宣蓋卽成周召伯分陝保釐之遺意焉厥爲任至崇鉅也惟我三郡都全越上游而婺自高皇帝撫運應天率先歸化故聖心繫屬尤厯特爲置大參知行省于郡城以控制東國非德望穹窿才猷烺烺者例不輕授至滿秩奏遷輒有非常之命所爲報稱勞伐甚殷若今擢大觀察吳郡張公尤其卓卓者也始公由高第列木天博學宏詞中秘無兩上識公稱人以爲古之遺直亟遴諸史局俾長掖垣公夙夜矢心言無弗契會愼人挾私構訐蜚語蔓延天子赫斯玉石歲坐公飄然一葦泝越入閩徜徉七臺九曲放於瑯琊所在以文事節吏治公餘纂述充棟汗牛代醉一編傳播寓內久之公論益明遂



以六叅知分部東浙是時三郡並以水陸之衝丁疲薊之候壤瘠民  
劬財殫力竭游聞掉舌武健操矛猾黠舞文頑嚚聚訟豪強影射孱  
懦流孳公下車周覽四境喟然嘆曰是庸詎可以多事擾也于是建  
之以惇大馭之以寬柔觸之以真誠鼓之以信義作之以禮讓期月  
之間喁喁向風旣而教洽化流仁孚恥格暴戾而馴狡創而愿貪激  
而廉懦振而立庫藏實戶口增狴犴空萑苻絕甘棠之陰蔽芾萬家  
故老遺黎咸以寧謐和平之福數十年所未覩也余待罪輦轂凡奏  
最都門者交頌公之爲政不繩而聯不約而劑不斤斤而辦不察察  
而明且也崇祀前修弘獎後學式林泉之耆賓山澤之癯盛節高標  
名言莫罄茲豫章命下臺疏競留白叟黃童攀轅屬路蓋允矣上對  
帝衷下厭羣望無論庖丁之解全越有餘卽由此躋九列宰百司皆  
恢恢游刃其于公又奚難焉公治裝在卽惟是居婺日久故婺人德  
公彌深是行也薦紳逢掖爭致命猶子鳳城徵不佞片言以祖公前  
道余聞公先君子佐理三衢旡蠻名宦仲兄明父氏顓天代母精貫

穹冥公後先濟美忠孝比肩固宜其政績之瑰異不凡也余歲比乞  
休誤恩未遂目睹公譽命騰蹕行且用成周召伯故事入禁廷覽樞  
軸棠陰之蔽芾三都者益推而大厦四方余雖耄且憊猶能操天祿  
之管計日爲公頌之姑勒言以當左券云

信州土瓜詩序

信州土瓜奇產也生深林土窟中形質菌蠢類山蕕而色香味絕與  
梨同至醒酒之功卽李太尉平泉石弗過也余九齡行脚燕市與四  
方賢豪長者游頗歷噉殊珍獨是物未登牙頰仲冬客三衢適李司  
理以文藝定交夜燕出此驟嘗殊不能辨載詢迺知嘆物固有抱靈  
孕秀而沈伏草莽埋沒于山崑者卽以茲瓜之奇上之曾不得偕吳  
柑閩荔貢御府薦寢筵下之復不能如冬薯春菘交布田畦婦人童  
子咸識其形食其力非好奇如司理則終吾世且無繇觀之嗟夫士  
之遇弗遇亦猶是矣雖然老氏曰知我者希則我貴而物之貴于天  
下亦往往希有焉然則瓜之弗遇政其所以爲貴也夫瓜也司理識

之余食之既弗爲弗遇矣而俾其名竟沒沒于後則雖遇猶弗遇乎  
夜歸倚酒輒賦五言律二章以呈正於司理焉

更定九流序

詳九流緒論中

余所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雜

總名法諸家爲一故曰雜古雜家亦附焉

三曰兵四曰農

五曰術六曰藝七曰說八曰道九曰釋儒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  
之訓附之雜主飾治揀偏而旁蹊末學之談附之兵主法制權略而  
縱橫占候之籍附之農主稼穡蠶桑而飲饌藥餌之方附之術主著  
龜曆算而禽星宅相諸技附之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奕繪畫諸工附  
之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怪迂之錄附之道主冲退恬愉而房中爐  
火符籙章醮附之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夫上  
聖哲王之治亡尙六經故首之以儒崇大道也異端衰世之觀咸徇  
一典故次之以雜覈支流也國所重在戎故次兵以審大機民所天  
在食故次農以植大命術雖淺數神智工巧之規寓焉故次術藝雖  
末流弛張游息之務存焉故次藝說出稗官其言淫詭而失實至時

用以洽見聞有足采也故次說道本柱下其言放蕩而難遵至齊物  
我達死生不可易也故次道釋本西方其言荒忽而亡據至明心性  
破塵幻不可誣也故次釋而九流之事終焉

### 羅氏路史序

三皇而上若存若亡矣史遷紬繹舊聞肇基五帝蓋暴秦烈焰載籍  
焚如祖述尼經用當前導云爾六代凌夷史才中絕馬貞補傳劉恕  
外紀語焉弗詳羅氏此編最稱後出迺獨窮蒐眇邈劇探幽微圖書  
河洛之文封禪云亭之蹟旁逮大隧荒林之竊伏下兼頽垣敗壁之  
深藏片款隻詞一章半策有關前乘具網周羅遂俾辰放以還燦人  
而往遐踪絕軌逸事奇聞綴屬森然粲如指掌斯其輟羹謝饋之勞  
閉戶然膏之力固已至矣迺若靈篇秘笈散見羣書久缺傳流向湮  
紀錄者率賴是編提携弗墜後世亦因綜核大都良哉學圃之鄧林  
詞塲之寶筏也特其才高意廣見戾識偏異說放言縱橫亡忌且矜  
靡炫博鮮所折衷揆厥研摩僅當草創有能整齊筆削勒成不刊上



翼麟經下恢馬史則明諸君子有木天金匱之責者當亟爲究心云  
賀張侯考績榮封序

海陽張侯之蒞吾邑也下車之始播揚仁風宣導德意暮之歲紀綱  
飭令甲新越明年大稔農有餘粟夜戶弗扃又明年化洽教淪禮樂  
具興頌聲沄沄徹于大廷于是太冢宰以考績報侯課上上天子既  
錄侯姓名于御屏復追念侯篤生所自贈侯父瀛峰先生如侯秩而  
侯母某太夫人封孺人命下之日士驩騰于庠農踴躍于野商若旅  
播布于塗薦紳先生摩肩接轂于侯堂皇之上咸上贊聖天子之明  
而下慶侯與二尊人之遇博士莊君陳君孫君邑佐桂君唐君樂觀  
盛典相率詣不佞乞一言紀之不佞鄙曷足以知侯願竊視侯政之  
大而論侯獲福揚休之未艾也今之仕者釋褐而當一命孰不曰大  
丈夫當樹無前之烈成蹕勵之勲使事功暴一時聲名揭寓內迺愉  
決人心耳不佞竊以爲非然論治道莫辯于六經載治效莫良於諸  
史詩稱子民必先豈弟史傳賢吏輒首循良彼庸不知威儀徹察多



赫赫之光葆大舒徐爲悶悶之政哉蓋令長之秩于民最邇于下最親故其稱則曰父母其事則曰拊循故惻鰥疾痛咸切厥躬幾率顛連若蒿而目生之殖之化之誨之斯父母之任已卽養有難遂困之勞之教有弗率楚之撻之亦父母之任已世代波流吏不師古恃督責爲精明襲鞭箠爲教化彼其當時建豎詎不斐然顧黎元氣脈日鏗削而月枯稿亡論三代豈弟之風兩漢循良邈不復覩於天下矣若張侯之于吾邑豈非所謂豈弟循良民之父母者哉蘭踞兩浙上游甌閩楚粵之所縮轂聲名文物之所會同舟車廩餼輻輳傳郵案牘簿書旁午道路科徭稅歛獄訟鬪爭紛紜轆轤堂署之間蓋東南最巖邑也頃者大役頻仍戶口流移歲比弗登教尼弗行侯始下車嘆曰是胡可以峻法繩而多事擾也視篆之明日大戒于郊與民更始一切煩苛悉宥悉除于是挈綱總維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建之以惇大畜之以寬和鎮之以靜謐作之以勤敏舟車廩餼先事而儲案牘簿書當機而發征徭稅歛繫力而科獄訟鬪爭平情而聽行之暮

歲賓旅如歸氓庶復業訟簡刑清政且有成侯曰未也閭閻未實孰  
愈流離則躬儉節以先四郊絕苞苴以風羣下潔柔盛以召天和觀  
樹藝以罄地力精誠布假澍兩應期百穀咸登道靡拾遺侯曰猶未  
也禮讓弗與曷取飽煖則又申約束以導鄉閭播聲歌以鎔俗習敦  
賢達以示範型一彰輝以昭懲勸德義薰蒸教化大明薄漬而敦戾  
革而仁蓋侯之令蘭至是僅三載而吾邑之民始勃然蘇繼盎然足  
終陶然化卽詩稱豈弟史傳循良繇昔揆今孰侯愈者固宜大冢宰  
徵之民風受之監郡以上考錄侯而聖天子崇褒寵命上逮二親備  
存歿之榮極顯揚之願也夫爲民者戴吾父母而遯念吾父母所自  
生則覩侯二親沐崇褒膺寵命而歡騰踴躍播告相賀尤其情所必  
至藉第令侯以威嚴飭下皎察馳聲卽與古趙張衡烈邑之黎民有  
革面戒心而已欣欣喜色弗謀自集胡爲乎然哉雖然茲特侯始事  
耳侯博大閱深肩鉅克勝納繁不亂固屹然台鉉器也異時循吏往  
往由郡縣而入三公聖天子方大蒐牧保之良以風勵海內且夕用

故事擢侯心膂之任侯之政將自一邑而四方而二尊人之封將自一命而九命庸詎止自今已哉于是莊君桂君等咸聳然曰善乎胡先生之頌侯也敬書文綺爲異日徵

賀嚴封翁洎孺人錫命序

余讀太史氏書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輒擊節其言達于天人之際迺其究歸之間巷之人必附青雲以施於後則未嘗不私竊陋之夫士也砥節礪行甘困窮亡悔要以弗欺其意詎寧有尺寸希冀于天哉卒之天久而定鬱遏其始而厚植其終隱約其躬而崛興其裔身不出閭巷之下而望隆平冕黻之上是之謂無用而用挫名而名太史氏所稱天之報施善人匪虛語也而鰓鰓焉挾一長矜一善苟依託顯重以斬沒世之稱語于狹小丈夫可耳胡以謂善人胡以謂天道耶以余所覩記嘉定嚴翁洎談太孺人益信嚴翁者婺邑侯浦陽君尊人也以厥考南臯翁故自稱曰夢臯南臯翁蚤卽世翁甫壯起當戶盡推故殖三孤弟而淬勵其仲以儒顯與人豁達大度把臂洞

肺肝至慈愍惠利好周人緩急尤天性親故迫患難以情告翁輒罄  
所有輸之坐是家旁落幾廢著翁亡毫髮介顏而獨與太孺人勤穡  
畝自給日夕屢空晏如也而太孺人尤能以德義相翁姑葛病躬湯  
樂視寢溲十歲所遇臧獲絕訶諄聲妯娌遠近風其德咸相率爲孝  
謹太孺人之好周人緩急一如翁翁平居銳施予比窮折弗自振猶  
欣然有以相樂皆太孺人爲之內也而是時明府君甫髫髻已穎脫  
羣兒日誦讀數千萬言矣翁顧謂太孺人是兒昂昂千里先大人遺  
命經術教子孫其何敢失墜亟節饘粥館明師課迪之稍不給太孺  
人簪釧隨其後明府君用是感奮甫踰冠業成以周易試南省試南  
宮連首掇旣對大廷授政百里賀者牛酒填里門翁與太孺人顧相  
對不釋然曰兒幼未習吏倉卒負任使奈何趣爲教賜明府君勉以  
廉平字邨凡當官務甚悉太孺人亦數寄聲兒爲縣第視而翁居家  
狀毋浮慕赫赫稱明府君敬奉教治青溪治改而治東陽東陽復大  
治今皇帝戊子明府君報政成大冢宰署君考上上而後翁泊太孺



人喜可知也曰審爾吾夫婦高枕亡慮矣天子旣內嘉明府君政績  
詔推其爵爵二尊人命下吳鄉族姻婭慶于閭婺父老吏氓慶于邑  
咸嘖嘖嚴翁有子而明府君以大孝揚其親于是一時同官吏方君  
輩幣而詣不佞若翁年家子詎容無一言紀之夫夢臯翁用布衣起  
閭巷皇皇仁義如弗及豈其驚奇吊詭苟附託青雲以要來世哉要  
以獨行其意自愉快于心其惓惓課督明府君亦以先君遺命當爾  
卒明府君用經術奮推二尊人澤灌溉一方而翁泊太孺人爛焉沐  
恩綸襲冠帔聲實際乎九重景曜燭乎當代非所謂無用而用挫名  
而名者耶所謂天之報施善人非耶方翁力行善致困窮入口僅于  
年百楹燼于火律以天人際宜不能無少動翁願力行善自如其識  
量誠過絕尋常萬萬宜迄能待天之定而遙觀明府君之碩大其後  
也雖然不佞言尙有進于是明府君方以循良最天下異日者柄樞  
衡筦喉舌將益推二尊人澤布海內而二尊人食報將益與明府君  
展布之澤相爲無窮萬鍾之養九命之錫翁一切际之漠然無加損



迺不佞固與諸君子執左券俟矣

賀葉母趙孺人七袞詩序

太孺人邑明府葉侯母也桃葉宜家柏舟當戶清冰矢志匪石爲心  
訓賢胤以一經卜芳鄰于三徙精誠所格維帝若臨福佑所鍾維侯  
克大花封駟洽雲霞迴百里之春葉縣飛鳧雨露藉九重之賜維孟  
秋之朔日爲設悅之嘉辰金風乍起于庭除玉宇初澄于院落四郊  
赤子謹呼禾稻之登場萬室黎元快覩蓬萊之錫命紫鳳銜書北極  
虹光挾婺彩以齊飛蒼龍傳詔東華奎畫跨金垣而並耀地控蘭陰  
之麓如阜斯登天懸激水之流猶川甫至蟠桃洊熟祝王母者三千  
年寸草長春頌神君者八百載七言偕賦十韻俱成

登趙鴻臚溪雲閣詩序

趙君文鎮新居北浦別構西冷縹緲飛樓高插星河之上嗟峨傑閣  
俯臨雲漢之中左顧則蘭陰橫峙聳翠壁于千尋右瞻則激水斜來  
濯清漪于萬丈胡子元瑞登而樂之輒抒彩毫爰賦四韻落霞秋水

匪云遠附才情芳草晴川抑或同舒與象云爾

大參知張公二難雙美詩序

二難雙美者大參知長洲張公橋梓昆玉也先是參知太孺人呻吟霜露淹歷歲年叔子明父氏匍匐庭闈周旋床第神祇上下無禱弗虔巫醫近遠亡技弗奏痛蔑施于人力竟顛代于天曹眞宰鑒觀神明有赫太夫人旣康寧宿障明父氏亦委順初心俄叅知繇明經奮巍第讀書秘省都諫掖垣象服龍章褒崇備極而叔子精誠之行卓絕之蹤遂益以豔耀三吳流聞四海時人咸謂季公之孝匪叔也莫爲前而叔子之孝匪季也莫爲後卽陳氏二方萬能尙已迺茲者大叅知分轄之境實曩昔太封翁遊宦之鄉去思未遐故老猶在沐保釐之新澤者咸追愷弟于風聞淪撫字之深仁者彌快句宣于世及君子以張氏一門眾善畢輳蓋不惟佑啟感通肇家聲于莫二而顯揚繼述弘世業于無雙于是邑諸生鄭雲鵬輩目擊躬逢踴躍盛際蒐羅篇什垂賁千秋以不佞應麟受知國士被化州民屬賦短章俾

同與頌通家子弟誼弗容辭輒用秕糠前導金石云爾

松茂蘭芳集序

今皇帝萬歷庚子清源蔡景明先生七秩加四矣懸弧之旦爲仲夏朔三日而嗣君適以前三日舉先生冢孫於是姻友之暱先生者咸共傳詫會松若蘭爲圖而詩歌以侈大之不佞伏讀卒業作而嘆曰天道之報施善人抑何婉而彰曲爾中也當江陵相之擅國炎炎之勢上蒸乎朝署而下鑠乎鄉邦一時巧宦之士斬旦夕速化其門卽社稷生靈彼且竊而中柄臣之欲而矧乎一名第之微也而癸酉之歲先生以棘事蒞楚闈同官目案頭卷亟稱奇貨不可失先生心知爲權相子自念以名器納交貴倖臣節之謂何卒擯之孫山外用此大拂當事心投劾罷而當是時他藩臬以衡文自媚者往往雄飛直上推而餘膏剩馥慨子若孫而先生袂不過下大夫祿不過二千石懸車之日行道之人亡弗以志業未售爲先生憤而宗嗣未立爲先生憂先生夷然穆然無幾微介顏色第掩關却掃時取故所藏法

書名畫三代尊壘彝鼎卣鬲之屬摩娑撫翫之間用詩酒琴奕取適  
里中者十餘載一日輕裝小舸度錢塘歷吳會訪古秦淮石頭東行  
越齊究青冀魯衛間窮竟諸方之勝者又十餘載而後歸歸而嗣君  
侯門則已昂昂汗血居然千里之駕先生爲一掀髯笑蓋至于懸弧  
之且冢孫併誕于一朝而先生喜可知也世方以大材蚤售爲先生  
惜先生顧得以葆真茹和卷其未試者還之造化以倍易喬松之遐  
算且得以望八之齡觀蘭芬于奕世而以身所未竟屬之而彼一時  
也市寵乞榮之徒不旋踵而褫奪漸盡并其子若孫之忝竊亦緣手  
化爲子虛而先生方逍遙乎上皇以坐照其成虧而付之乎一叟彼  
蒼之捷于報施抑何其婉而彰曲而中之若是也昔陶元亮以折腰  
束帶故去彭澤就孤松其勁幹挺節誠磊砢相肖迺五男之咏弗能  
亡悵憾箕裘謝太傅欲芝蘭玉樹並生庭階于時子姓羣從亦曰彬  
彬而文靖之年曾未及登乎太上是松也蘭也兩者並躋其盛固難  
而交邁其盛不尤難之難也先生穎邁天植十四卽以異數燕賓興

距令政一甲子而冢孫適誕于初度彼其岐嶷夙成行步武先生之故躅而造物所為娛先生于晚暮者且繩繩乎日升而川盈茲集也特其嚆矢云耳輒為弁其端以俟之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五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六

續金華叢書

澗水胡應麟明瑞著

序七首

藝葵園草序

萬曆癸未春余北上公車時黎惟敬歐楨伯並在燕而張助父陳玉叔諸君以奏計至胡孟弢區用孺諸君以射策至余咸以舊好過從甚洽也而獨大來未識面心竊竊傾鄉焉一日大會于吳山人館亡慮三十餘曹轟飲夜分應門報大來至時同人以疲薊幾散去仆之九余獨留晤大來觀其狀頽然穆然汪汪然干頃陂也已促膝共語則又泠泠然入于耳會于心間發一難析一疑若庖丁之解牛而老吏之折獄迺作而嘆曰豪傑士故有真哉彼中亡所有而色取于聲音笑貌之間若河伯未離龍門曷與言海乎未幾余兩人各以下第去後十年余株卧一壑大來亦數困春官丁亥之秋葉明府子木來余邑首出大來札授余迺知明府大來媼家而大來屬余于明府也

尋天來再入試都下則鬼然掇上第以甲次出宰西昌矣湛盧太阿之鏘精光久闕函石之中一旦拭華陰而試盤錯將上千牛斗中裂犀駁下斲蛟龍奚往弗得而有于百里之邑也大來下車西昌甫期月政聲四馳刑清訟簡覩公署傍隙地蕪穢輒葺而藝葵其中春夏之交華葉芬敷日手一編獨坐吟諷長謠短章積成巨軸邑之士民爭乞梓焉因自命草曰藝葵而屬序不佞竊惟葵之爲卉一也公儀拔而傳記播于前大來藝而賦頌傳于後豈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哉公儀相也相師表百僚閭閻之計吾何暇親焉故公儀之拔利民也拔而民獲其勞也大來宰也宰父母百姓場圃之工吾何敢忽焉故大來之藝亦利民也藝而民享其逸也藉令大來居相職拔一葵而利天下詎曰弗爲公儀子而宰一邑乎西昌之葵有加藝而亡加拔審矣第公儀以拔葵達相體而魯削滋甚來賢者無益之譏身當戰國中處曾孟立言之際其文詞不少慨見豈其果有餘于識不足于材乎迺大來之爲西昌曾不閱歲倉廩實戶口增教浹化淪百

廢具舉且也案牘紛如文詞爛發飛觚縱筆馳大曆而驟元封蓋識  
固兼人才尤絕世沈洋渟滙畜極而流故能超然獨往追百代而上  
之眛晚近尺寸形骸奚翅千里故欲知大來之製作卽大來之藝葵  
而居可釋也余孱且陋於大來亡能爲役惟是三都之附竊豔于中  
輒綴數言篇首行且燔筆研以俟大來矣

盛母雙節序

婺之東十里而遙有巨浸焉曰葛湖渟泓瀾森都一郡之勝堤上下  
舊族盛氏環居之其少而雋者世魁有客癖賢豪車轍踵戶外而羣  
從世弘四昆季雅同志倡酬湖之名遂駸駸聞于越云世魁貴介翮  
翮世弘弟兄咸奮自農畝屬者余汎舟湖上卽其廬止焉飛費若鱗  
危棟若翼迴軒曲榭靡不有致以爲厥先遺構也而丹堊塗楮爛然  
而若新詫問焉世弘輦感曰先君子甫壯棄諸孤不腆做廬皆拮据  
二母氏手孤弟兄受成事而已緊豈惟做廬卽不肖孤黽勉成立以  
庶幾先人堂構絲毫二母氏力也當是時嫡母曹下世已十載余欽

其風素大書其冊曰賦鵠九熊越明年友人屠長卿系至復爲文歷  
序二母賢而謬薦余言實之余竊愧未有當也未幾祝母亦乘駟仙  
去于是世弘伯仲介門人祝華父持冊詣余廬請曰當先君子卒棄  
貌諸孤二母氏稱未亡持門戶其劇心蒿目有人子咋舌不忍言者  
賴天之靈不肖孤弟兄奉慈訓獲有今日迺禍延曹母溘亡猶冀祝  
母健匕箸酬烏鳥寸衷而竟無幸矣惟是錫大造于二母有文章鉅  
公在屠先生業命之惟長者無靳片言二母氏死不朽余悲其意請  
輒援筆序長卿後曰節之稱難于宇宙也詎弗彰彰哉塞兩儀橫六  
合亘萬祀而垂千秋皆是物也故大塊之賦材他無所獨靳而獨靳  
于節而儒者之藻鏡人倫百行備而節少虧其餘概無足觀已迺士  
君子涵貫古今學術融而操趣定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子輿氏猶子  
子焉而矧乎闈帷之習婉婉之姿矯焉而以節特聞此其難不尤倍  
蓀亡算也劉向氏列傳所稱蹈白刃而赴黃泉偉矣第或深于情或  
激于義或顛連而訣或迫切而捐較諸抱影窮年荼苦九折而靡悔



憾者其人暫猶逕庭也且或驟見一鄉或間見一國甚或僅見于一代蓋節之難于宇宙而大塊之弗輕畀可知已若乃一時並見而震耀一門者惟盛氏二母然矣始曹母室盛翁四旬未育母日夜懷宗祧憂一旦束裝趣翁客金陵吳會間廣覓宜子者翁入武林館祝氏覩室女賢挈以歸逾歲而駢舉思達弟兄曹子之已出不啻祝母亦卑卑自牧嫡曹母而奉之俄翁抱微恙捐館舍二母俛各殉以身願兩孤子未立也于是閭以外曹任之閭以內祝任之門戶斬然覺侮不作人以盛翁弗亡矣已兩孤子稍長立成童則罄資給延明師誨以義方課以藝業二子感淬奮勵卒能以遐陬僻壤來海內諸賢豪而登壇匠哲如吾長卿者操如椽而侈述之母之行籍揚大廷登良史傳百千萬禩而未艾而奚以余言重輕惟節之難言希邁古昔迺今顧並耀一門豈婺女之墟元精孕毓磅礴蘊隆大塊特縱之而靡靳耶噫此固余所爲沾沾齒頰而諸盛弟兄之賢且籍是蟬連聞海內不僅止越焉已也若二母節而且才以熒熒未亡葺前人之緒而



大貽厥後有巴婦清望而憇焉者則屠先生之言備矣

### 黃堯衢詩文序

古今人之材果弗相及乎哉古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于一而今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于二夫詩而枚曹也杜李也古之人有不必文兼也者迺其詩藻繪蕃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南渡嚴氏之說興而詩自三唐外汰百家矣文而左馬也揚韓也古之人有不必詩兼也者迺其文淵綜富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北郡李氏之說興而文自兩漢外屏百代矣夫汰百家而一千唐以爲詩似也顧百家汰而後世之詩卒無能登枚曹杜李之壇而奪其幟屏百代而一于漢以爲文似也顧百代屏而後世之文卒亡能馳左馬揚韓之壘而角其鋒而徒俾詞章問學判爲兩途而憇憇乎其弗相入是何古之立言者爲術之工而今之立言其爲計若是左也余不敏結髮操觚輒秉斯談以諗諸同志而二氏之指舉世靡然卽有喙三尺鳴將疇和蓋自內子之夏晤瑯琊長公而入可知也迺今于閩而得黃子

堯衢若而人者豈亦所謂且暮遇之者耶堯衢故文獻世家弱冠雕  
龍英英汗血當世所稱賢豪匠哲靡不控囊韉輟鞭弭逡巡退舍以  
避前茆而堯衢雅不以自足益虛懷勵往追逐古初詩則禘枚曹禰  
杜李如洛陽少年漢濱遊女風流格致婉約靡加望而知其詩唐也  
而詩匪足以竟堯衢也文則享左馬配楊韓如幽燕老將河朔名流  
氣韻襟靈逸宕自恣望而知其文漢也而文匪足以竟堯衢也迺至  
菟蘿二酉紉繹五車大而天地日月之不廢不墜遠而元會運世之  
無始無終顯而皇王帝霸之衰盛廢興幽而神鬼僊釋之推遷變互  
微而昆蟲卉木之蠕動發生靡不總統其要歸而是正其龐謬今勒  
成黃氏之言區分畛列亡慮百弓藉非其才軼人其識曠世渴乙夜  
而殫三餘胡以萃體製之全窮淹貫之實之若是也蓋堯衢所爲詩  
若文法唐非不猶嚴氏而未始競焉若嚴氏之于唐法漢非不猶李  
氏而未始局焉若李氏之于漢故諸所結撰馳百家驟百代卽以追  
曩時名世鉅公吾見其進而未止厥今所詣固已超夔州之廊廡而

直闖其堂皇矣以彼其才究竟業成而論定身後夫孰謂古之人果  
弗可及而今也詞章問學之並擅者或是之亡也堯衢都盛年負盛  
氣顧獨以三都前導謬屬于余亦越五載而余未有以應邇復悉索  
篋中浮雙魚東海上曰履康生不幸稟賦孱弱且方罹幽憂一旦卒  
然冒霜露君雖恨于臣將若之何噫余之髮已種種矣經國大業不  
朽盛事皆堯衢所自有余何能爲堯衢役堯衢勉矣格有所必程法  
有所必比辭有所必鍊思有所必抽入之九淵而毋墮于魔放之八  
極而毋蕩于幻舉之千仞而毋激于峭按之萬鈞而毋滯于麤博而  
核之精而瑩之俾異日爲子雲氏者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也此  
余所謂古今人材未嘗果不相及者也亦堯衢之所爲屬序與余序  
堯衢意也

觀風錄序

代

昭代之文至于今而極盛矣而于越以東南大藩翹然冠羣省而出  
其上其文之發爲時義以演繹聖真宣洩儒術者稱極盛中之尤盛

焉蓋自大禹塗山之盟玉帛萬國實開闢以來文明所繇肇歷漢唐  
宋氏藝士代興至勝國而鵠起聯翩侷割天下十之七以爲明前導  
迨我高皇帝統一區寓宋文憲劉文成旗鼓並建若王若方諸君子  
羽翼而先後之而經世大業遂咸萃于越之一方迺今時義之工特  
其餘事顧二百年來三試而皆首列者僅越商文毅爲然而他方不  
一觀卽其故可推已余故嘗豔稱越中文物之盛客有盱衡而詰恆  
爲之神動色飛茲猥以官守攬轡而東單車疾馳不閱月而抵禦兒  
之境其山則天目秦望穹隆翠嶺盤鬱而造天水則錢塘富春浩漾  
混洋傾洞而浮地其外環以渤澥峙以赭龕洪濤巨汐之震蕩激脊  
爲觀之卓詭有獨擅于六合之內者固宜鍾爲穎秀纈爲英華光藻  
烏奕與三吳分道互馳卽諸方之矯矯者亡論也余旣以職事巡行  
茲土復自幸得以巡行餘隙縱觀越諸士之文每奉璽書臨郡邑彰  
擘激揚之暇輒檄所部青衿程其藝業而殿最之而間錄其文之一  
二尤雅者大都以譚道則肆而昌以析理則纈而遂以雜物則該而



洽以敘述則贍而典以論辯則覈而衷彬彬哉質有其文卽未必家  
連城人歷塊要以策賢良應舉選居然有游刃而亡乏材則是編也  
其鼎中之一巒矣雖然吾尙有諗于越諸士文詞之極盛莫逾于今  
日而文體之變衰亦莫有甚于今日者始也程朱之不足則抗之而  
左史以爲高旣也左史之不足則放之而莊列以爲奇終也莊列之  
不足則遁之而貝經竺典恂恍窈冥昏惑不可知之域茲三者非必  
越一方爲然而越諸士故其嚆矢頃大宗伯數上言至布章程申令  
甲而弊也迄于今而未已彼其思愈深工愈篤詞愈修而聖賢之旨  
趣愈益乖經傳之面目愈益違究且爲牛鬼爲蛇神司世道者有隱  
憂焉爾越故亟稱天下鉅藩將以首善率先諸省會若之何任其溺  
而莫之返也余茲一與諸士約寧以平毋寧以詖寧以樸毋寧以纖  
寧以顯毋寧以幽寧以實毋寧以幻諸所結撰務約諸先民之軌凡  
邇來佔俾流弊汎掃而一空之異日者繇時義進之古文詞又進之  
而功而德繇文毅上之而文憲文成又上之而伊傅而姬孔庶幾而



今日之肄習爲亡忝而余他日所厚望爲弗孤哉於是越諸士亟以爲然而乞余次第書之以冠諸篇首

忠清里林氏族譜序

錢塘之有林氏也其先世蓋徙自大梁云徙當宋渡南時譜系綿邈弗可考勝國初提領公首以仕聞提領生士民士民生居義居義三子仲曰榮入皇朝以孫章貴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榮子三才文森才隱德弗耀文永樂庚子舉于鄉歷柱下史森亦以子貴贈官如父榮才子秀性至孝博通三教書爰自吳山大井巷徙今里中森子章幼敏工八法景泰中有司以神童薦歷官太常寺卿從一品賜封三世子二長應祥以蔭官太僕主簿次應禧亦用有司薦入中書爲人強直自遂武宗朝不肯阿逆瑾挂冠去瑾敗復召歷官尙寶卿順天府丞父子忠飭好修相繼縮簪組登九列立朝餘七十年負郭廬亡寸溢州里偉其爲人至方諸胡威子父秀子二曰巒曰岡岡生寵及奇奇生梓梓進士起家至雲南按察副使岡負氣任俠業賈賓客傾

四方以同事中傷切縲緹識者悼其非辜扼腕天道當有後俄五子  
舜愛受孚爵咸克世其業以高貲雄里中旣而受嗣絕從子遜嗣愛  
子念絕繼功嗣受孫孟春絕之蕃嗣世代數更子姓岌岌如綫林氏  
此時號中衰而舜子思思子文明始皆用儒術自奮恩年十一孤弱  
冠入大學負場屋聲弗售賫志歿文明十二亦孤再試太學不利絕  
意進取屏居一室以經籍自娛讀史博綜古今成敗得失利害至端  
木計然諸傳喟然曰大丈夫當身名俱泰岩處長貧賤誠足羞史遷  
因是至欲後之人諱談仁義則惑滋甚也陶朱氏三致千金而散之  
吾師法蓋不遠始大肆其力于治生身與童僕嘗甘苦視百貨緩急  
而時操其奇贏旣饒智慮多億中亦會數有天幸不詘乏歲入滋稔  
益規恢其已成之緒不數十年而武林田園廬舍腴上者相率歸太  
學家一時里中素封靡敢差甲乙迺其好施予利澤人尤天性比閭  
族黨空乏以情告人人厭其意去數捐已貲佐大興當宁重嘉其誼  
爲棹楔樹閭閻太學子曰之盛之芬之芳之盛少卓犖不凡雖寢處

膏梁而下帷焚膏與寒素土競佔俾聲藉甚冠諸生丙子與余同計  
偕再上公車報罷慨然躡屩登岱宗拜闕里周歷大河淮泗已浮扁  
舟入石頭吊古秦淮北固間歸而學殖彌遠諸儕輩爭俛下之方淬  
勵盛年攄夙抱以建樹當世而會太學嬰疾亡母安人張偕逝之盛  
執二喪傷功名未逮怙恃相繼溘焉卽異時萬一適逢而終天之恨  
殆不可復于是乘幽憂餘隙拮據先世積累之自爲林氏家乘傳之  
諸子若孫謂不佞年家子宜有序序簡端輒因之盛所自述而稍次  
第之以俟後之紬金匱石室者且以徵林之所繇碩大繁昌非一朝  
一夕故云石羊生曰余讀司馬氏書至貨殖諸列傳未嘗不竊陋遷  
之無識也彼所沾沾卓王孫程鄭烏倮輩皆賈人之雄耳身旣薄仁  
義弗爲其先世靡有功德之素子若孫又斬然蔑聞卽傾國都巨阡  
陌君子唾去弗暇而侈諸載籍其奚以稱焉余觀林自崇善公迄太  
學父子積操絜行蓋世世然矣致奕葉擅富饒以義聲奔走一郡非  
僥倖至也孝廉齒力富強且益擴太學公所未究以潤澤當代諸仲

續紛蔚起多材能林之稱甲族于寓內將駸駸與隴西太原諸族伯仲競爽而有弗可一方限者余不佞計日望之矣

祝生草序

詩能窮人甚矣東陽李生能茂以振世之姿遑遑佔俾顧不能博一第與白面經生伍又不能存如綫之脉以慰若敖氏之幽寃而賁志之年曾未逮乎四十迺暴戾恣睢之夫黃耆遐齡至生平一善亡稱者孫枝繞膝日升川盈而未已豈其人誠賢于顏淵冉牛而才于王勃李賀哉余固日問諸天而未得其解矣吾郡劉駱兩君子首揭文學兩君子以窮著前代後有作者固宜窮李生則余交臂而失之者今祝生樹勳之窮殆又甚焉祝生家亡擔石僅一婦供饘粥復終歲病床蓐間而其激昂邁往之氣雖鶉衣百結而不少衰每舉觴白眼旁睨一世亡足少當其意獨時時過余玄亭揚挖風雅其英識宏辯若懸河放海而無所底止間出其詩歌讀之輒殷殷留金石聲余每顧其人奇之而耳目其窮又未嘗不爲之三嘆也嗟嗟古今所豔稱



世祿世家大者十餘傳其極三數百載耳矣驟而執途之簪紳之子而叩其祖翁卽賢且好學蔑能對其行履之悉他懵然莫知字與名者比比而文人騷客特以片詞隻語永天壤同敝之令名欲彼蒼之中泰然靡爭而不困阨其躬而齟齬其後得乎生旣落落于時而好爲詩歌彌甚鋤屋旁隙地爲園園中空無所有第種竹數于竿汪司馬爲題曰瀟湘坐而余亦屢贈以詩生日俛仰蔥蒨間或竟午突靡炊烟意恆遽遽然適也一日持其草若干篇乞余塗抹評定之且曰幸胡先生同世惟賜之一言卽輟軌終身亡憾噫若不佞者嶮崎歷落舉世之所訕笑而生乃沾沾斬得余言得亡愈益其窮乎哉昌黎氏爲文送窮卒燒車與船延之上坐而令名迄今不磨藉第令生身弗窮才弗豐窮弗甚詩弗工窮日益甚詩且日益工而名且日益遠窮于生亦何負也生齒方盛強異日者子虛達于承明天子欣然召見殿上未可知余獨悲李生之卒窮以坳也因其請序謾及之

唐長公詩集序



古今稱文獻則首三吳矣而吳之才至國朝而猶盛國朝詩凡四變而吳凡四踞上游初則太史導其源盛則迪功探其委中則皇甫揚其瀾迨弇州而地負海涵古今之詩幾于盡廢一時吳會彬彬迹弇州伯仲而起者亡慮十數皆不佞願爲執鞭者也然而全盛之極芽蘖潛萌外道出于菰蘆而與二乘角伎心侈于調達幻術大于登伽其尖纖浮豔揚袂市門之態亡論壯夫忸怩卽唐餘元末諸人有嘔嚅喉吻者而揚眉瞬目意且籠一世而趨之嘻毋亦已甚乎哉往余游歷吳閫每與周公瑕氏縱談斯道未嘗不嘆太音之寥落而末法之凌遲也迺今而得雲間長公詩余讀之至爲之三擊節云長公髫丱卽銳意千秋大業弱冠屈首青衿汎掃博士陳言而一緣飾以西京戰國同事諸人咸誦夫夫也衣狐貉而當暑長公置若弗聞也者俄而聲實崇隆沸起鬩校蓋身未離逢掖而譽藉寰中矣卒之上公車掇巍第因以大肆其力于文章釋褐蒞官出宰百里鳴琴之暇篇什輒形其才無所弗懸解而學無所弗究極古風樂府鎔裁于漢庀

材于魏而旁茹晉宋諸名家近體歌行範格于杜擘調于唐而近遡  
弘嘉諸前輩氣之雄而厚也幽燕老將之行兵也骨之沈而深也河  
朔酒人之任俠也體之大而莊閎而栗也入清廟覽明堂而百辟裳  
衣雍雍而濟濟也聲之鬯而和色之豐而麗也秦青之振袂而玉環  
靚妝也思之穎而發韻之逸而玄也供奉之沈酣而步兵長嘯也時  
乎而朗月繁星時乎而淒風急雨時乎而高江巨濤時乎而疊嶂危  
峰讀之使人神動神怡心驚魄軼而一軌之正始之門大方之家藉  
匪其姿絕人其識曠世則方彼鄭聲合奏之時豪傑雋流且將傾聽  
忘倦胡以澡濯潢汗皜然氛翳而力障狂瀾于既倒哉曩者瑯琊次  
公嘗謂不佞少遊中原力追大雅而不爲柔曼兒女子之習不佞恆  
愧斯言迺今當之長公允無慙色矣余與長公素昧平生第目擊江  
河而不能無扼腕于世道輒因三都脫藁而僭序其端如此蓋聲氣  
傳合隨叩輒鳴卽小挺巨鐘靡當魯衛亡暇辭遜也長公文奇古瑰  
邁直闖東西二京尤足以矻尖纖浮豔之聾瞶豐碑巨碣業已盛行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七

續金華叢書

澗水胡應麟明瑞者

傳三首

中丞滕先生傳

中丞滕先生者名伯輪字載道閩之建安人也六世祖禮部郎中員  
殉難土木祀學宮員生弘恩弘恩生彝彝生海州別駕澍是爲先生  
王父澍生贈禮部主事鶴齡卽先生父也娶封安人陳氏以嘉靖丙  
戌冬季誕先生先一夕陳太安人夢日輪浮海起幔亭亭如車蓋一  
金紫偉丈夫拱立睨其傍厥明先生誕維肖贈公悅爰命以今名先  
生警穎殊絕髫髻受經日常數行下弱冠補邑弟子員時贈公已前  
貢鄉書凡五與計偕始謁選得南安倅蒞任歿于官先生匍匐奔赴  
號慟感路人贈公吏潔廉先生扶櫬歸家壁立瓶粟弗繼先生恆晏  
如益發憤下帷潛心神聖大業自洙泗洛閩下逮新會新建諸家言  
無所不洞極而期于彌綸康濟沛澤黔黎當是時先生身未離黌序



已隱然負天下望矣會大司空萬安朱公來督學朱公倫鑒高一代  
得先生制義大奇之曰是將爲異日儒宗亟拔多士右乙卯秋試果  
掄魁王戊第進士以甲次出宰番禺適潢池弄兵勢張甚先生橫身  
排決築外城以捍寇縮浮費三萬餘緡盜野無所資羣就縛于是兩  
臺使交疏褒薦以上考遷秩禮部郎番禺故南海劇地明珠文犀充  
斥先生束裝度嶺行橐僅梅花數枝宰司廉知狀趣超改先生文選  
先生持公壁立苞苴肅清久之政府權貴人多不悅者乘先生移疾  
歸卽家拜貴州按察副使先生奮然曰昔尼父欲居九夷矧今貴竹  
匪唐漢三苗夜郎彼耽耽奚能難我立就道俄今皇帝御極棟棟一  
新冀得耆宿鴻儒挽文風以迴世道僉謂微先生莫可遂仍故秩督  
學校浙東西浙人才炳烺霸天下頃年奇袤盜濫有識隱憂先生下  
車申約束樹章程叛道離經雖才必黜自餘纖長曲善藻鏡靡遺是  
秋鄉貢士畢出先生門亡一闕入者明年大合浙東西不及貢髦士  
三百有奇捐俸大餼之會城而躬謁臺使者蕭公萬公示以天人性

命之與時時課其藝業殿最之間拔文之尤雅者爲錄若陸太史可  
教鍾太常化民朱省元用光蔡茂才大節悉矯矯著稱塲屋後先馳  
驟宦籍亡慮百餘曹談者以先生振勵陶鎔師模冠絕明興二百年  
所未覩也先生聲動大廷旦夕翱翔九卿列屬臺使其欲賈人子補  
諸生檄先生按令甲先生申報倖門久塞不宜啟某恚揭蜚語中先  
生僅敘遷浙藩右參政先生雖職司會計而浙諸髦士競從之如雲  
先生提攜誨諭視督學時無少倦謗俄白擢嶺南按察使番禺老稚  
襁負拜瞻壅闕道路先生至則以政暇登羅浮絕顛觀日出方丈扶  
桑探句漏良常朱明所在窮其勝紀以詩歌羅旁凱旋先生贊畫機  
宜功第一幕府奏聞優詔錫金帛遷右布政浙中故事右轄第雍容  
閒局先生勵精任職蚤夜弗遑鎮巡見以爲越俎庚辰入計言官遂  
希旨齟齬先生先生慷慨投牒歸捷關謝絕一切例予告卿士大夫  
有司歲月給輿阜先生願言麾去幅巾杖履徜徉七臺九曲間里中  
歸宗巖林莽翳鬱先生廬其下默照靜觀飄飄有塵芥六合想守相

達官屏干旄踵戶闕先生爲弗聞也者亡論媼姪乞援卽親子弟郡邑試未嘗寸牘入公門鄉鄰爲不善聞先生風素相率化人以司馬端明在洛不啻也先生屏居巖穴僅六載七閩以南童孺走卒亡弗寤寐先生而冀其大用監司推轂章十數上先生卧益堅旣而朝命敦迫其使者冠蓋屬道途先生強起補粵中右布政河工訖超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閱江防先生嬋心擘畫條便宜八事上之上嘉納趣命以右副都御史填浙中先生之吏浙凡三政教而且富氓庶併冒若二天茲復秉鉞一方山川草木色飛相慶先生亦惓惓過化視官維家嚴冬颶風起瀕海堤堰衝決極望無人煙先生多方賑卹民倚賴全活無算諸惡少白晝剽善良法其尤不逞者而反覆示羣黨予以維新悉解散浙自辛壬間載被兵居人岌岌先生軒輶蒞止萬眾帖然黃門章君尙學特疏方諸古社稷重臣人謂無愧色上方且大用先生而先生胎稚苦痰疾歲壯漸增比填浙復當多故日夜時循其民人以事煩食少屢陳疏乞骸骨上溫旨勉留有謀猷宏博志

慮忠純等論先生彌感勵蘄盡瘁答主恩因犯顏力疏改拆漕綱停  
減織造等六事上一一報可己丑春先生督材官防汛海上渡錢塘  
疾大作忽夜偵島夷盛集餘皇犯內地先生投袂起部勒諸將奮擊  
大破之馘首虜數百計餘醜魄奪絕流遁而先生神慮耗竭疾深入  
腠理不可爲矣凱旋省僚屬迂于郊覩先生顏色異常日先生猶疇  
咨民事刺刺不休時暮春望後十日也越五日集諸藩臬諸司拱手  
逝片語不及私事聞上嗟悼贈先生兵部右侍郎無何科臣以海洋  
功上特旨賜祭及葬旣撫臣復以海塘功上事下大司空曾公同亨  
曾公具疏先生勛伐勤勞宜加卹朝廷是其議予一子入成均制三  
品未滿考無乞恩請廕例卽祭葬僅半給惟先生全得之異數也先  
生脩七尺有餘而驅幹魁岸長髯拂膺望而知爲鉅公長者自卅歲  
研精太上嘉隆儒碩羅公汝芳陸公光祖許公孚遠孫公應鰲洎家  
大人輩盛推轂先生爲任道之器其在北觀工部政則豐城雷公禮  
主吏部事則蒲坂楊公博並以累朝勲舊折輩行詎時務于先生至



開府留都海忠介公瑞尤稱莫逆人以兩公剛方毅重其意氣實相契云先生故以立德立功爲上節而兼收互畜時逮詞章大司寇弇州王公左司馬新都汪公文名震曜慶歷間先生恆樂道其長未嘗蓋之以學業卽不佞應麟雕蟲末技無足廁先生下走先生一見遽賓之上座授以前茹旣而忘分忘形所爲卯翼撫摩不遺餘力蓋應麟之辱知先生埒于生成怙恃古所稱國士無雙風斯爲下矣維是應麟忝竊門牆餘三十載而碌碌塵埃靡尺寸仰酬大造敬掎摭先生行履之概俟異日傳名臣者萬一考焉

### 林茂材傳

林茂才者名巽字健伯錢塘忠清里人也父曰林仲公受母劉先仲公卒繼潘孺人仲公繇積著起家鐵萬計中年未有嗣夫婦以爲憂吉月輒禱祠高禱嘉靖庚戌秋仲公夢神人介而金胄坐堂皇呼曰而知而之季婦娠且侷育于所育非季子而子也仲公寤持潘臂流涕果爾者吾其鄧攸氏矣潘力贊神言聽之吉因趣仲公往視則季



公婦已前卧卒聞叩戶聲心動遂以厥明生茂才茂才生有奇表仲公耳其啼曰英物也林氏宗非是莫亢立取金錢綉祿數事授季公疇昔之夜神人者業以而子命余矣季唯仲氏欲之卽微神人敢辭命明年仲公寢疾且亟遍召宗人申前諾見茂才于先廟而命之名罄籍所藏鏹二萬七千屬季公牛羊倉廩室廬稱是期他日嗣子壯則按籍以歸又爲教貽茂才屬以母潘洎媵人愛女甚悉季公奉茂才拜受教櫝而藏之仲公目遂瞑茂才幼警穎異凡兒五齡授章句塾中占對多奇捷九齡習經書義篝灯丙夜大寒暑風雪以爲常二十補邑諸生試高等尋受餼學宮凡後先黌序十餘年校藝自監司下迨廣文亡不褒然冠同列然至大期率不利茂才喟然曰以吾下帷之勤卽三事可翹足待而遭蹶一第迺爾天乎詎可以人力爭也因稍稍罷佔俸以菽水娛二親先是季公緣茂才受仲產徒手一朝賞橐鉅萬數中不能無侈心旣子女彌益眾嫁娶繁殷方士羽流競從所好爲姦利駸駸漏初籍過半會歸橐且及期季公熟計無所出

則呼茂才謂曰余年邁而往矣爾方壯任產顧而父遺籍在罄兄弟  
貲弗能償奈何茂才泣數行下曰大人休矣兒一身毛髮皆稟之大  
人金于奚有大人第以輕貲畀兒往母卽推遺籍兒以不肖身任之  
季公大悅悉索餘鏹五千緡畀茂才歸母潘得茂才果懽甚旣而亟  
訊故父遺安在茂才謝有之已長跪前說曰先大人之以厚貲遺兒  
也亡他上而蒸嘗下而甘毳世世毋失墜也兒誠不肖仰藉先大人  
寵靈廁姓名多士末行博一命用冠帔榮二親蒸嘗甘毳固餘事矧  
金帛猶來物庸暇較多寡有無母潘異其言而未能驟信欲試以諸  
艱因屏居一室諸仲公所存器物錙銖加肩鑰而獨以門戶委茂才  
茂才謂室人沈曰吾母之爲是也阨我耶嘗我耶玉而成我耶吾聞  
之龍泉太阿非盤錯固無以自見卽踴躍前受事凡經費委輸徭役  
倚辦宗戚問餽亡弗若然中肯窾人以仲公且不亡而仰事母潘於  
子職尤兢兢及仲公所遺諸眷屬多方體恤無使有纖芥後言蓋母  
潘久之遂忘茂才之非已出曩季公所乾沒置之恬然矣茂才雖以

身後仲公而愛慕所生怙恃不少替弱冠母沈病癘茂才晨夕親湯藥娶婦僅再宿卽率之左右病姑歿痛服緣禮降爲心喪三載季公晚而瘵寄息惟床茂才扶飲膳掖寢溲委身巫祝亡虛日病革哀毀逾篤至竟以一慟弗能興未屬纊前一日猶自力拜母潘曰而不孝事吾母弗獲始終惟吾母一委之天命遺令室人沈以婉嫗承姑懽子際春以端慤成父志遂卒得年僅三十八云茂才內行固甚修其外與人交尤慷慨上義俠始餽學宮念受業師其貧推廩食之終身不奉一鍰入他姻族多賴以舉火婚者周以財居者授以室葬者給以地應接不暇中閨簪珥脫繼之其卒也里中亡問識不識咸咨嗟扼腕或號慟至失聲當茂才齒盛氣盈視青紫不翅橐中物旣屢試弗效恆邑邑寡娛中陳力母潘屬季公橐垂之候拮据匍匐艱阻備嘗幸家庭亡間謫而會所生怙恃相繼湮迄捐軀以成孝雖天年蚤終志業鬱而未暢于爲人後之誼兩無負矣世銳言古今人弗相及以茂才躬所蹈概之傳記所豔稱庸多讓也茂才娶婦沈先後事二

姑具閩德子際春雋朗嗜學以儒術世其家胡先生曰當健伯周旋  
二尊間戛戛乎難哉潘母躬抱撫無異屬毛季公托孤矣令按籍索  
遺貲當潘母心謂窘季公何卽不難傾橐奉所生而潘也堅持成命  
季公其奚詞解焉陽委順以適潘而陰輸悃以遂季遺貲旁落庭亡  
謹訶卒之令潘也忘其贏而季也忘其拙歟哉孝思之格彼神人之  
預啟仲公弗虛也至捐廩廩師然諾緩急此其人詎晚近世偃有哉  
身雖閩閩門弗彰所爲貽穀後昆者繩繩乎未艾矣

貞慧唐母傳

貞慧唐母者祝氏邑太平里人也世爲望族王父比部公以制科顯  
父光祿君修頽然長者而特善居積起家鉅萬稱素封母生而令淑  
端穎異凡孩始笄字唐太學廷倬卽宮保文襄公諸孫而宮諭思濟  
先生冢嗣也爲人豁達無城府町畦母年十八嬪于唐筐篚資送干  
計大學一不問悉聞以內政授之族中率易母年少驟而當盤錯非  
任母受事綜理擘畫咸井井中規晨昏服勞大者姑嫜儕者妯娌微



者娣姪亡弗厭其意人人以宮諭公有賢冢婦云而太學亦用是佳  
公子稱藉藉太學雖生長膏粱然恬于世味獨雅好與權伯游而量  
故洪甚既得母亡復內顧念益發舒高會平原河朔間一飲濡首旬  
月母大以爲憂恆多方譬諫至涕泣下沾襟太學心善之而未能用  
竟坐是得沈痼疾母躬視湯藥掖寢興衣帶不解百晝夜卒不起母  
號慟顛天危以身殉地下顧遺孩宗本呱呱彌月也翻然曰是藐焉  
者唐氏宗百代攸係吾奈何輕一死因稍稍進饘粥爲撫育後人計  
杜門蓬垢絕膏沐稱未亡一切人間世紛華靡麗屏去耳目寒燈夜  
霜形影相抱起居寤寐惟唐氏一綫是圖唐自文襄登八座宮諭大  
魁禁庭閤閱高華冠寓縣已太學早世未幾宮諭繼之未幾兩姑又  
繼之胤嗣單危僮奴背叛園田室廬蕪穢弗治姻黨比鄰之豪黠者  
往往持兩端觀望成敗當是時卽健男子未易支迺母以熒熒一稜  
含辛茹荼介以禔躬彊以勵志勤以率下儉以治生爬搔拮据四十  
餘載若史遷所記丹穴婦清自衛以財人莫敢犯間推其餘潤以霑



慨困窮俾太宰太常之緒已償復興垂斬復續秋毫皆母力也今母  
行年六十而宗本服膺慈訓躡躅前修祖父家聲浸假光大且育丈  
夫子二人矣于是邑黌士李生惟聰等羣上事督學使者曰竊見故  
太學生唐廷倬妻祝氏逾笄而嫁閱歲而孀弱息露珠高堂風燭而  
祝柏舟自誓之死靡他共子職于婦儀抗師模于姆教迨今年逾五  
紀行矢一貞里閭觀刑鄉邦慕頌願亟加崇獎以勵風猷使者下其  
事郡邑人無間言因棹楔間左且具列始終將以次上聞當宁迺是  
月七日適屆母懸輓之辰宗本率其婦子戲彩稱觴羅拜膝下母含  
飴弄孫意遽遽適也已潛然太息曰鄉者而父之歿吾業已蓬垢稱  
未亡所不從游地下徒以而未立故賴天之靈而旣室旣後而父逝  
不復返吾胡以獨樂爲宗本默默不自得則紹介郭生來謁九頓首  
請曰不肖孤匪母亡以有今日繫豈惟不肖孤先太宰太常之脈胥  
賴母以延以母含辛茹荼勞苦百倍本也卒亡能報稱萬一惟是微  
惠大君子片言庶幾當華袞之錫先生幸卒寵施之余時方逃謝筆

研廼余廬去母居僅僅數十武母生平行誼皆余所夙習見聞且也  
家大人國士文襄而余及宮諭門忝忘年小友之且于太學固奕葉  
通家也以母之大節凜然不欺其意卽微宗本力請之且揭其高蹈  
以風示海內矧郭生之代請尤力也余安能以筆研辭作貞慧唐母  
傳

少室山房類藁卷八十七